

態動界世教回導報義教回紹介化文教回究研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華月

第二十年
四月十六號

譯禮克	解譯蘭古
毅宏馬	華精錄實訓聖里哈布
稿遺卿元馬	例律的業營
齋靜王	故掌教回國中
謙士	義主略侵太猶與列斯以
堅馬	考文譯蘭古賢先
謙士	記日國歸國生學埃留克魯法

號十二街大南樓牌四東平北

行發社報華月

日五十月六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社論 實行天課制度

天課爲回教的五功之一，是回教的經濟制度，是節制資本的最好辦法，是回教教義不分的最顯著之一點。現在全世界在鬧着飢饉，恐怖，鬥爭，其原因都在經濟不均，貧富失和之所致，不平則鳴，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自從共產主義倡興以來，全世界都在雷厲風行，雖然有許多國家也在那裡拼命抵制，但是一種潮流之勃興，是有它的因素與社會環境的驅使，硬性的防止，不如軟性的改良與因勢利導。

我國的穆士林中有許多有教門的人，設置天課帳簿，平時隨散隨爲，最後在齋月裡全盤清算自己的資金如數抽出天課來，趁着齋月之貴，出散給阿衡和海里凡和其它的窮人，這是各地一部穆民的情形。不過這樣澈底的抽天課，爲數不多，假使各地的穆士林要徹底清算，如數把天課（則略）開齋錢（非土爾塞德格）罰贖錢（堪法勒）等當然出的都如數抽出，不要再出附餘塞德格，也就足以補救社會的飢饉，附餘的塞德格按照我們的教派爲副功，但是有其他的教派亦斷爲當然。

回教人每年除將其所有的財產，抽出四十分之一的天課而外，還有應當和副功出散，而再加上回教遺產法的分配，這樣不但可以解救窮人問題，同時這也是最節制資本的方法，所以回民中沒有大富，這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回教的這種經濟制度的原理，實是解決現在社會問題的最好辦法，不過因爲現時的社會情形複雜，而我們的這種方法，沒有能隨時隨地的去改進，於是不免有些缺點，例如不能普遍的遵行，不能普遍的受惠，反而養出許多廢人，專靠他人施捨爲生，形成社會的寄生蟲。而最要者是一般真正窮人的問題並未解決。於是根據回教的這種經濟原理，而將其方法加以變通，這是回教世界所急迫需求的，於是才有一九四五年土耳其的土地政策之改變，埃及內政部要求愛資哈爾從新根據四家教派的原理研討天課問題，以適應現時國家民族的需求。至今愛大尚未公佈其研討的結果，但是其趨勢，是在以下的幾個問題：

一，切實徵收天課：財政爲國家民族的命脈，所以在穆聖去世之後，有些部落拒出天課，而蘇哈伯們爲此而加以討伐，根據此而應嚴格的去徵收富人天之課，如有不服從者，應以法懲之。

二，用途：「施舍的財物，是應歸貧者，赤貧，徵收課稅者，藉以慰勉其心者，釋奴，負責者，在安拉之道，旅客。」（九，六〇）原來在古蘭中規定的是八等人。但是現在的社會複雜，而部門增多，於是就擴大「在安拉之道」這一條，就把各種救濟慈善事業，都列入在內，甚至於國防軍備也都包括其中。

三，天課與國稅：國家既有稅收，是否可以代替天課。一般學者的意見認爲國稅絕不能代替天課，因爲天課爲真主之規定，爲五大天命之一，國稅爲執政者之規定，視國家之需求而定，有增有減，天課如比常備金，無論有所需求與否，必須要徵收的。

四，土地的天課：土地分爲兩種，凡阿拉伯以及其地主自願入教的土地，以地產十分之一充作天課。另一是以武功佔的土地，而課以土地稅，最多不能超過其出產的半數。這個問題按大依瑪目的主張，天課與土地稅不能相乘。但是其他的教派，都主張土地稅的土地同時亦得出天課。大多數都趨重於後一主張。

按我國回民情形，應當在各地組織天課委員會，來勸人交納天課，來分配它的用途，由團體去分配比個人分配強的多，因爲個人的見解有限，往往依其出散者的驕態感情用事，恐有壞了天課的原意，而於社會無補。其用途由近及遠，先儘地方的福利，如有餘時再交給總機構，去分配給全國最需求的地方。

如果世界上都能實行天課制度，則勞資的鬥爭自然可以解決。按教門來講，不交納天課，則真主不保護其財產；按政治來講，大家都如數出了天課，人人都有飯吃都有工作，社會問題自然可以解決。否則大多數人飢餓，而少數人飽足，這就是行虧，行虧的局面真主是不允許其存在的。

古蘭譯解

：說主真

衆派遣而，徵明種種用已確我」
，秤天與典經降頌們他給，使天
。「民人理治公秉們他便以
(五二：七五)

التقنية

سورة الحديد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لقد أرسلنا رسلنا بالبينات واتزلنا معهم الكتاب

٢٥

والميزان ليقوم الناس بالقسط

真主遣派了許多的聖人，頒降了若干的經典，其動機在令人類主持公道，其目的在使公道散佈人間。公道的種類，恒河沙數，非常繁多，會爲莊嚴的古蘭經所析分而縷述，信從古蘭的訓誨者，可藉公道的準則，不偏不倚，而作爲地球之上正教的南針，與公道的權威！公道可略分爲下列幾種：

(一) 對於相競爭的仇敵，要公道的使他們協和。真主說：「倘兩部分信士自相慘殺，那麼，你們當在其間調解；假設二者之一侵犯另一部分，那麼你們當與那挑釁者開戰，必到他們歸向真主的命令而後已，如果他們歸依了，你們要秉公使二者和好。你們公道吧，真主是喜愛那些公道的人的。」(四九：九) 這便是世界各民族競競業業，欲達到的理想的鵠的。

(二) 對於法律要公道，真主說：「如果你們給人作仲裁，那麼，你們當以公道而判斷。」(四：五八)

(三) 對於親戚與外人，富豪與貧民，摯友與勁敵，都要公道，真主說：「信士們啊！你們爲真主主持公道而作證吧，那怕有害你們的自身，父母，與近親呢。或富或窮，真主是最接近他們的，那麼你們不要隨着私慾而不公道吧，假設你們轉臉悻悻，則真主確是盡知你們的工作的。」(四：一三五)。又說：「信士們啊！你們爲真主主持公道而作證吧！千萬不要讓入們的怨恨而致你們於不公，你們公道吧，公道是最近乎敬畏的。」(五：八) 這兩節經訓，就是回教光榮的奇蹟。

(四) 對於稱量貨物，售買東西要公道，真主說：「你們應公平地完滿斗稱，我所責成人人的，只是他的能力所及的。」(六：一五二)

(五) 對於說話要公道，真主說：「你們說話時需公道，那怕有親戚呢。」(六：一五二) 上述五條，便是回教所提倡的公道的局部的縮寫，假使所有的穆斯林弟兄，都能腳踏實地恪遵之，履行之，那麼，他們的將來，絕不像現在這樣的示微與陵替，相反的，必是進步的，輝煌的。真主說：「當一個地方的居民，都在建設的時候，你的化育主，絕不因某種罪惡，而毀滅那個地方。」(十一：一一七) 穆聖有云：「真主助公道的國家強勝，那怕它的國民是不信道的呢。真主致暴虐的國家淪亡，那怕它的百姓是信道的呢」

從此看來，吾人是否應該主持公道？是否應該和侵略者死拚？是否應該對於禍國殃民者加以剿伐呢？毫無疑問，當然這樣幹，否則，我們便是助紂爲虐，結果我們和他們的命運一樣，同遭真主的懲罰。真主說：「你們防着那種災患，它不只是到於你們中那些作惡的人的。」(一八：二五) 穆聖說：「假設人們看見一個行虧的人而沒伸手加以制止，恐怕他們要跟着他，遍遭真主的罪刑」。

伊本·歐瑪說：「穆聖駕臨了，他教訓我們一段話，他說：「選士們啊！五件事你們不要犯它，如果你們犯了，必受真主的責罰：

(一) 一個民族裡，姦淫本來是很少發現的，除非那個民族故意提倡姦淫，它才能夠猖獗。你們可不要

這樣作，否則，飢饉，傳染病，及空前未有的浩劫，便蔓延在你們中間。
(二) 斗，稱，要够數，不要滅短，否則，你們便遭受幾年的災害，與暴君的魚肉。

(三) 不要拒絕夫課，否則，天不下雨，莊稼枯稿，假設不是牲畜，你們連一滴水也難得到。

(四) 不要對主聖爽約，否則，真主便派一個外來的騙子，來害你們，褫奪你們的物質享受，改革你們的宗教生活。

(五) 對於真主所降的經典，不要曲解與偏袒。否則，真主便使你們自相恐怖，自相慘害！」

這些罪行的惡果與壞的影響，已明明白白的暴露在我們的眼前，我們應當觸目警心，敵愾同仇，向這些不道德行為射擊，而刷新我們社會的污垢。能如此，我們的身體才能強健，公道才能普及我們才能過獨立自由的民族生活，享多的幸福！

俄拉義本，贊雅德對海里法阿力說：「穆民的統帥啊！我向燃告發我的哥哥俄拉穆」。阿力問道：「他幹了甚麼非法的事呢？」俄拉義說：「他只穿破單衣，不管家庭，拋現世而隱遁了」。阿力說：「去吧！把他抓來」，當俄拉義把自己的哥哥帶來的時候，阿力厲聲道：「那自作仇敵的人哪！你已被罪惡所迷惑了，爲甚麼你不磨殺自己的妻室與兒女呢？知道吧！真主已爲你把許多美潔的東西定爲合法的了，他憎恨你攬住財富，一毛不拔呵，而你，依真主看來，比吝嗇鬼還卑鄙」。阿拉穆說：「穆民的領袖啊！會訓很對，但，你粗衣縮食，又何苦呢？」阿力道：「嘿！你這人，真糊塗，我怎能比得上你？真主詔令一切領袖，事事要公平，領袖的待遇不得超過平民生活指數的一倍，這樣公道，才能避免無階級因生活的壓迫，而起來叛亂呵……」

艾布哈桑說：公道普及了，能號召人民團結，能鼓勵人民服從；財富從此增多，國民因而繁殖；所以國運昌隆，天下平安。歐瑪是最公道的海里法，有一天羅馬使臣赫美贊見他躺在地上睡覺，就說道：「歐瑪啊！你公道！你安逸的睡吧！」穆聖說：「三件事可使人成功：喜時怒時都能公道，私下時同衆時都能拍主，窮時富時都能中庸。」
公道是一個原則，世界上有了公道，才有規律，才有建設，所以吾人

第一步當對自己公道，其次對別人，公道。所謂對自己公道就是，幹有益的事，止害人的事；同時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能不偏不倚，適可而止；既沒有不及，害己害人，又沒有太過，爲亂社會。如此，才能自治治人，自救救人。

至於對別人公道就是，上級對下級公道，下級對上級公道。換言之，就是，一國的元首，要顧到庶民的疾苦，設法給大眾謀福利，不該發虐不仁，剛愎自是，甚而悉索敵賦，窮兵竄武，每一個作領袖的，不論大小，都得有謙恭下士愛人如己的精神，和經世濟民，捨己爲群的魄力。穆聖說：「一個民族的領袖，就是大眾的公僕」。我們在下的人民，對於這樣賢明的領袖，當然要恭而敬之，拳拳服膺。這樣朝野一心，上下合作，國家也好，團體也好，都能蒸蒸日上，一日千里。此外朋友之間，師生之間，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妻之間，國際之間，都要守公道，如此，世界才能達到真善美的境地。

(一) 哈乃斐派

他從許多再傳弟子門下求學，他是三傳弟子，是回教法學的首創者，所以稱他爲大依瑪目。他重理智而多用類比法，因此外人稱他爲「理智派」。其前哈乃斐派。
他重講述而少著作，
Ibn al-Qayyim 的小冊子，由其手筆。

(二) 馬立克派

氏歿於一五〇年，殯在乃吉府(伊拉克地方)。
中國，土耳其，中亞，阿富汗及印度的一部分奉行哈派。
於九三年生在麥地那，他求學與
Ibn al-Qayyim 爲聖訓和法學混合編製，三大冊。歿於
七九年。殯在麥地納。

(三) 沙斐爾派

漢志，埃及，非及安德魯斯爲馬派盛行地。
Ibn al-Qayyim 於一五〇年生在哥查(在巴勒斯
坦)曾授馬立克學下，攻讀其所著的機塔。他取前二依瑪目之長，兼
重理智與聖訓他著有
和法學原理等書。歿於二〇四年，殯在開羅

(四) 罕伯利派

埃及，敘利亞，南洋，一部分印度，爲該派發展地。
Ibn al-Qayyim 於一六四年生在報達，曾
求學各地，從沙斐爾學法學，後成爲聖訓專家，著名的布哈里和穆士
林大聖訓專家皆出其門下，他的著作很多，其著名聖訓集，搜集有
四萬多段聖論。歿於二四一年，殯在報達。
該派盛行在內志各地。

布哈里聖訓實錄精華

馬宏毅譯

哈斐祖又說：「本段聖訓證明各種功課的最貴的，是按時禮拜。另一傳述是：各種功課最貴的，是信仰真主。另一傳述是：各種功課最貴的，是施捨茶飯。另一傳述是：各種功課最取安拉喜悅的，是有恒的功課，雖少無妨。諸如此類的聖訓，不勝枚舉。那麼其中互相貫通而不背謬的道理是什麼呢？我答道：名家學者對於這個問題，多作如此解答：聖人合乎發問者的情形以他所需要的來答覆他。或者是因時間不同，故聖人之答覆亦因之不同。例如出征在回教初興時是最貴的功課，因為出征乃立行其他功課之媒介，及後宗教基礎已趨穩固，戰爭日少，出征便不算是最貴的功課了。又如聖訓明文，皆說禮拜比出散貴，但到天災人禍顛沛流離的時候，你如拿出自己的連心財帛周費貧困，救護孤寡，則此時在出散，又貴於禮拜矣。聖人與人談話的機與，即按照此種基礎而行，故聖人與每人談話，均是因材施教，例如一個好怒的人問聖人，什麼事情可以近主，他便回答道：不點怒。而另一個慳吝的人，如仍以此話問聖人時，他便回答道：多施捨。聖人之一切囑語，大多如此。至於「各種功課最貴的，是信仰真主。」的聖訓，與本段聖訓也不衝突，因為按時禮拜等是身體的功課，信仰是心的功課。本段聖訓之教訓：（一）善功之一部分貴於一部分。（二）個人孝敬父母。（三）在同一時間內可以向學者發問許多問題。（四）應當憐惜學者，不可多問，以免使其厭煩。」

（第七十七段）由艾布虎拉賴傳來：他聽聖人說：你們告訴我！假使在你們中一個人的門前有一條河，他每天在河裡洗五次，你們想，他身上還有泥垢嗎？眾人答道：一點泥垢也沒有。聖人道：「那就是五番拜的比喻，安拉憑着它（五番拜）搨抹一切過錯。」

（註）哈斐祖說：「打比喻的共同點是：為人身體和衣服，受到有形的污穢時，多量的水，可以把它洗淨，拜功和水一樣，為人若沾染上了罪惡的污穢，則拜功可以洗去罪惡的污穢，使其一點也不存在。」

哈斐祖說：「由聖訓的表面看來，所指過錯，包括小罪與大罪。但是伊本塔賴說：「聖訓中所說之過錯，只包括小罪而已。因為聖人把過錯比較泥垢，泥垢與重污穢（如屎，尿）相比，只能算是小的，輕的。」穆

士林聖訓集中載有：布虎拉賴所傳之賈勒福爾聖訓云：「五番拜能搨抹在五番拜之間所作的過錯，在遠離大罪的時候。」由此段聖訓可以證明上文所說搨抹一切過錯，僅指一般小罪而言無疑也。若有人說：「古蘭經云：『你們若逃避所禁止你們的大罪，我就搨抹你們的小罪。』（古蘭四一三一）經文明說遠大罪，即可搨抹小罪。那麼不禮五番拜，不也可以搨抹小罪嗎？」我答道：「這大罪，非禮五番拜不可。不禮五番拜的人，便不能算是遠大罪的人，因為禮五番拜，正是大罪。那麼，想要搨抹小罪，還是非禮五番拜不可。」

（第七十八段）艾布虎拉賴由聖人傳來：聖人說：天氣炎熱時，你們可以延遲到稍涼時再禮。酷熱是由折汗噴火獄散佈出來的，火獄向其發主訴說道：「發主啊！我等互相吞併。」真主允許其出氣兩次，一次在冬季，一次在夏季，此即是你們所得到的酷熱，和你們所得到的嚴寒。（按地獄中有一層名為冷獄。）

（註）在夏天天氣太熱的時候，晚午拜可以延遲到天氣放涼時再禮，只要晚午拜時不出。五番拜均以禮頭時為貴，惟夏天的晚午拜，以禮末時為貴。因為夏天晚午正熱時，心神散慢，無精打彩，禮拜絕不能虔誠，若候天氣稍涼再禮，則能聚精冷神，虔心敬意朝拜真主，故天熱時，晚禮晚午拜為聖行。至于聖人所說酷熱由于折汗噴火獄散佈出來的，乃是一種假借，藉以警嚇一般人，使知夏天之熱，猶如火獄之煙氣而已，為人猶且受不了，則火獄之火，其熱可想而知，為人若不辦善功，遠罪惡，則後世火獄之火刑，如何消受得了。

由本段聖訓的表面看來，地面上的熱，是真個由折汗噴火獄中散佈出來的。究其實，本段聖訓所言，乃是假借，並非真實的，大經學家白達威氏即作如此主張。諸位都知道：熱與冷一瞬也不離開世界，而是在地球的各方面輪轉的。假使一方面熱了，一方面就冷了。地面的熱和冷，全是根據太陽距離地面遠近的關係，太陽離某地方近，那地方便熱了，太陽離某地方遠，那地方便冷了。一個地方一年之內也許有兩天相等的極度的熱，在這兩之間，也許有一星期之隔也許較一星期還多。如果我們說這

段聖訓所說的是真實的，不是假借的試問折汗喃的出氣是在這兩天的那一天？而這兩天猶如我們所說是一般熱的。因此，我們選擇聖訓的意思，乃是假借，以威嚇衆人，使他們記念折汗喃火獄的熱，使他們注意今世所可嘗試的，較之火獄之熱減輕萬倍的熱，就這樣輕微的熱，人們還煩躁不安，叫苦連天。因此在天氣極熱的時候，我們才這樣祈禱：「今天好熱啊！主啊！你使我們遠離折汗喃，和折汗喃的罪刑吧！」這類假借的例子，聖訓中屢見不鮮，茲引數例，以資爲證：

例如：「勒買再月的齋，是在天地間懸掛着，它不能升起，惟憑開齋稅。」又如：「怒惱是小石頭，色但把它投入你們中一人的懷中，你們實未看見他的青筋漲着，他的兩眼發紅。」又如：「慈憫是掛在阿爾世的小腿上，它（慈憫）說：（主啊！你接續「他接續我的人」，你切斷「他切斷我的人」。又如：禮拜而未禮全美的人，它（拜功）跛足而升天，它說道：「求真主使你殘廢，猶如你使我殘廢一般。」然後天仙把它包在一塊舊布中，而用它打那個禮拜人的臉。」又如：聖人指着睡到太陽高的一個人說：這個人，色但溺在他的兩鼻孔中。」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都是假借，而並非真實的。

（第七十九段）艾布巴爾子（一）說：當聖人禮早晨拜時，我們可以謬清同坐者。（二）他在拜中念六十段至一百段的天經天他禮晌午拜，在太陽偏時；禮晡時拜時，我們中一人走到城關最遠的地方，又歸回，太陽尚活。（三）傳述人（即艾布敏哈里）忘記了艾布巴爾子，闕于昏時拜所說的時間。他說：聖人不注意將宵時拜延遲到夜的三分之一。然後又說：至夜半。（四）

（註二）艾布巴爾子，名奈都賴，艾布巴爾子，其號也。他是聖門弟子中以號著名者，他在克復滿克之前入教，曾參加七次戰役，後居住于巴斯拉地方。並曾進攻胡拉珊，回歷六十五年歿于胡拉珊。

（註二）另一傳述爲：「禮拜人若觀看身旁同坐在，可以看清他的臉面。」在穆士林集中有一傳述爲：「我們歸回時，我們可以認識別人的面龐。」在布哈里集中另一傳述爲：「聖人禮完早晨拜時，禮拜人可以認識同坐者的臉面。」

（註三）哈斐祖說，由聖訓的表面看來，是一個人由禮拜寺走到城關

最遠處，再由該處折回到禮拜寺。但是聖訓的意思，並非如此。聖訓的意思是：一個人由禮拜寺回家，回到城關最遠處，而太陽仍活躍。在另一傳述中爲：「聖人禮晡時拜時，我們中一人回到城關最遠處，而太陽尚活。」另一傳述爲：「聖人禮晡時拜時，太陽高且活。一人去到城關廟，太陽仍高。一部分關廟，離城約四里。」聖訓中「歸回」一字，是指由禮拜寺回家，因爲禮拜人是先由家到寺，那麼由寺到家，便是歸回了。

（註四）好像傳述聖訓的人，一次說至夜的三分之一，而此後另一次，又說至夜半。在八十三段聖訓中云：「聖人禮宵時拜，有時早，有時晚，若見衆人聚集時，便早禮，若見衆人遲慢時，便晚禮。」另一傳述云：「聖人憎惡在宵時拜前睡覺。」

（第八十段）由白力德傳來：白力德（一）在有雲的一天（二）說：「你們早禮晡時拜！因爲聖人說：「撤晡時拜的人，他的功課，確已壞了。」（三）

（註一）白力德，聖門弟子也，於百德爾戰役之前入教，歿於回曆六十三年。

（註二）哈斐祖說：「此處特說在有雲的一天，因爲陰天最易延遲，或因一般挑剔的人，猜度時間尚早，而仍照舊工作，直至拜功失去。

（註三）伊本歐默爾所傳聖訓一段爲：主的欽差說：「撤晡時拜的人，恰像他的家屬和他的財產，被了災害。」另一傳述是：「安拉使他的功課壞了。」罕百里派採拿本段聖訓表面的意思，因此他們主張：撤拜的人，即是昧主的人。而多數學者主張：本段聖訓乃指一般撤拜而又說撤拜是哈爾里的人，這等人是昧主之人，他們的功課壞了，或者聖訓的意思是嚴厲的禁止，爲使人知道撤拜之罪，僅次於昧主之罪而已。或問：白力德令人早禮晡時拜，末了應該引證晚禮晡時拜之人，應得何罪之證據，才相符合，而他所引證的聖訓爲撤晡時拜的人，前功盡棄，似不甚恰當。答曰：因晡時拜有特殊之地位，在第八十一與八十二兩段聖訓中有詳細說明。白力德怕人們若不早禮，必因事務紛忙糾纏，而將該拜時就慢，因而遭受最嚴厲的懲罰。好像他說：你們須早禮晡時拜！勿因事務紛忙，而將拜時就誤。若將拜時就誤，則此最嚴厲之警告，即降臨於你們，

（第八十一段）哲力賴（一）說：我們原先相同聖人，一夜（二）聖

人看見月亮說：「你們將見你們的養主，（三）猶如見此月。（四）你們爲見主，絕受不到虧害。（五）你們若能在太陽出之前與太陽落之前，不被征服，你們當先禮拜。（六）然後聖人念：「爾讚美爾之養主！於日出之前，與日落之前。」（古蘭五〇—三九）

（註一）哲力賴，著名聖門弟子也，歿於遷都五十一年，或曰歿於五十一年之後。

（註二）布哈里與穆士林聖訓實錄中另有一傳述是：聖人在圓月之夜，看見月亮。

（註三）即你們在後世日子將見你們的養主，猶如艾布虎拉賴所傳之聖訓云：「衆人問聖人道：『主的欽差啊！我們在後世日子將見我們的養主嗎？』聖人道：『你們因看無雲的太陽而受傷嗎？』衆人答道：『主的欽差啊！我們絕不受傷。』聖人又道：『你們因看無雲的圓月而受傷嗎？』衆人答道：『主的欽差啊！我們絕不受傷。』聖人道：『你們在後世日子，將這樣見主。』

（註四）即你們見主，將切實見之，猶如見月之切實。既然聖訓的意見是見與見的類似，而非被見的與被見的類似。因真主由類似上清淨，古蘭有云：「一物不像他。」

（註五）意即你們每人將在自己的位分見主，絕不因一部分人見主，別一部分人未見主而受虧害。

（註六）此處僅提及早晨拜與晡時拜的意義，因早晨拜最易被誣就誤，晡時拜最易被事就誤。故此處僅提及此兩番拜，乃令人加意保守也。又因晝班天仙與夜班天仙在此兩番拜時相會晤，因此這兩番最貴，此處特提此兩番拜之意，蓋欲令人獲此尊貴也。

哈斐祖說：本段聖訓先提見主，後提及早晨拜與晡時拜，其間的關係是：拜是最貴的功課，而這兩時拜，尤其貴重。真主以最貴者賞賜保守這兩時拜的人，而最貴者，莫如見主，故真主以「見主」賞賜他們。」

（第八十二段）由艾布虎拉賴傳來：主的欽差說：夜班天仙與晝班天仙輪流值班於你們之間。他們在晨禮時與晡禮時相會（一）然後夜班天仙升天（二）真宰問他們道：（三）（真宰是至知其僕人者）你們來時我的僕人們正在作什麼？他們答道：我們來時他們正在禮拜，我們去時，他們

正在禮拜。」

（註一）夜班天仙與晝班天仙在禮拜時會晤的意思是真主疼顧他的穆民僕人。因爲將他們會晤的時間，正放在穆民們辦公的時間，那麼天仙們對於穆民們的見證，恰是他們所見到的善事，至於只提及這兩時拜而未提其他各番拜的意思是因爲穆民們若保守住了這兩番拜，便可在天仙面前自豪，因爲這兩番拜時，一是睡覺時間，一是工作時間，最難保守，所以穆民們若能保守住這兩番最難保守的，那麼對於其他各番拜，便能很容易的保守了。

（註二）伊本海即墨聖訓集中有艾布虎拉賴所傳聖訓一段，較爲詳細。艾布虎拉賴說：主的欽差說：夜班天仙與晝班天仙於晨禮及晡禮時相會，他們在晨禮時會晤後，夜班天仙升天，晝班天仙留任；他們在晡禮時會晤後，晝班天仙升天，夜班天仙留任。然後他們的養主問他們道：你們來天，我的僕人們正在作什麼？他們答道：我們來時他們正在禮拜；我們去天，他們也正在禮拜。主啊！求你在還報的日子恕饒他們吧！由此段聖訓證明，可知夜班天仙與晝班天仙昇天後，真主都向他們發問的。至於本段聖訓中未提晝班天仙昇天，乃爲省筆之用法，如真主云：「禦熱之衣。」意即禦熱與寒之衣，即此種用法也。

（註三）真主乃至知其僕人者，何以反問天仙，這是什麼道理呢？答曰：此一問可以使天仙們爲清廉的穆民們作證他們的善功，并代他們向真主求恕饒。或者此問乃爲真宰顯示造人的機密，而使那一般天仙——他們說：「你將在地面上造『作惡流血的人』嗎？我們讚美你，讚你清淨。」真主說：「我知你們所不知者。」的那一般天仙——知道人類中也有像他們一樣讚美主，讚主清淨的人們，且有他們的同類——爲見證。

（第八十三段）查比爾說：人禮晌午拜，在中午太陽偏時；（一）禮晡時拜時，太陽仍清；（二）禮昏拜時，在太陽落後；禮宵時拜，有時早，有時晚。若見衆人聚集時，便早禮；若見衆人遲慢時便晚禮。（三）至於早晨拜，他們——或者聖人——在黎明時即禮。（四）

（註一）本段聖訓與聖人所說：「天氣炎熱時你們延遲到稍涼△再禮的聖訓，並不衝突。因爲延遲晌午拜至稍涼時再禮的條件，是天氣大熱若天氣不太熱，則晌午時仍以禮頭時爲貴。」（未完）

營業的律例

馬元卿遺稿

謀生的寶貴和獎勵謀生

真主說：「我把白晝造化爲謀生的時間。」（古蘭經七八：二）這話是在列舉恩典的場合說的。真主說：「我爲你們在它裡設下許多謀生之地，你們很少感謝。」（古蘭經一五，二〇）你的化育主把謀生之地作成恩典，并命人對它感謝。真主說：「你們當散佈於大地，並找取真主的恩惠。」（古蘭經六二：一〇）聖訓：「你們中任何人拿了繩子，然後在背上負着柴，這確比他走到一個會受真主恩典的人，向它乞討，而地給與或拒絕還更高尚。」穆聖有一天問門弟子坐著，他們看見一個強壯有力的青年，很早起來勤苦，他們便說：「可惜了這青年但願他的青春和壯力是用在真主道路中，穆聖說：『你們莫說這話，倘若他出來，是爲他的幼小的兒子勤苦，則他即是在真主道中，倘若他出來爲使本身廉潔而勤苦，則他即是在真主道中，倘若他出來，是爲他的年老的父母勤苦，則他即是在主道中。倘若他出來爲因沽名和誇誇而勤苦，則他是在惡魔的道路中。』或問：安拉的使者啊，那一種報酬最純潔，他說：『用手做工和無任何誇讚的買賣。』聖訓：「最好的報酬就是工人的報酬，當他忠於其職業時。」意謂：他精益求精，決不欺騙，從事工藝的本分。歐墨爾說：你們中任何人莫懶惰於謀生，他說：主啊！求你賞我衣祿。你們已經知道：天是不會下降金銀的。伊本，默色歐德說：我果然厭惡看見一個游手好閑者不做塵世的工

作，也不做後世的工作。或問艾哈默德，哈百里說：坐在家中或坐在禮拜寺中說：我不做一件事，直至我的衣祿降臨我。對於這種人，你的意見如何？艾哈默德說：這是一個毫無知識的人，難道他沒聽着聖訓嗎，「真主果然把我的衣祿，放在我的磨蔭下面。」穆聖敘述鳥類時曾說：「它們早上空腹而往，晚上肚飽而回。」這是穆聖敘述鳥類早上的出去覓食，當初聖門弟子曾往海上和陸上貿易，在他們的海邊園中工作，我們應當做像他們，沒有先輩遺產的人，舍營業和經商外，無可救拔救者，誠然，拋棄營業對於從事教育外學——即衆人藉以對他們的宗教獲益的學問——的人，是最可寶貴的，如法律學家（母夫梯）法學家，古蘭註疏家，聖訓學家等。或從事穆士林公共利益的人，如國王，法官，證人，倘若公家的奉給，或慈善遺贈財產，足敷贍養這些人，則他們從事於他們的本職，比較他們去營謀生活更爲寶貴，因此，艾卜伯克爾就任避里法時，一部分聖門弟子忠告他放棄其商業，因經商防礙他替公共謀福利，當初他曾自公款中規定是數他需要的奉給，他認爲這是應該，後來他歸真時，便遺囑把這項奉給退還國庫，但是開列認爲他應該的。

交際中的公平和避免虧枉

吾人的日常交際，往往含有一種虧枉，交際者因之干犯了真主的譴怒。這種虧枉即指以圖謀

損害他人者！這可分爲兩部：一部是其損害普及的，一部是其損害僅及於交際者的。

第一部 其損害普及者

（一）屯積居奇——經營糧食者積備糧食，藉以等候價格高漲，這是一種普及的虧枉，爲之者在宗教上是被貶責的，但這是在糧食缺少，而社會需要甚殷，退後出售有所損害的時候，至於糧食很充足，社會上也不急需，一般人只願出很低的價格，則有糧食者等候價漲，且並不盼望乾旱和飢荒，這是無防碍的，倘若時期是乾旱和飢荒的時期，則屯積必防害社會，其爲非法而無疑的。

即便沒有任何防害，以糧食屯積居奇，總難免於可嫌，因這：等候損害的原因——價漲，等候損害之因，也同等候損害之本，是應該提防的，但程度稍差，等候損害之本，較次於損害社會，依照損害程度的大小，其爲可嫌爲非法的程度也有不同。

（二）使用僞幣，這是一種虧枉，因他藉以圖謀損害交際者，在他不認識的時候，假若他認識了，而後再把它使用於別人，以致在一切手中輾轉流通，則損害便普及；惡行便擴大，衆人的罪過和惡果，都歸在他一人上，因他們開闢此門者。或云：使用一文僞銀幣，比偷竊一百文銀幣更嚴重，因偷竊只是一樣罪，偷了即完，並不增加，使用僞幣的罪惡，往往在他死後一兩百年，還存在於他，直到那文僞幣消滅才止，那些人多福了，他死了而他的罪孽還存着，他死後，傷及那些人，他死了而他的罪孽還存着一百多年，在墳墓中人藉以懲罰他，審問他，直到它消滅。真主說

：「我記錄他們先前做過的，和他們遺留的。」
 意謂，我記錄他們所遺留於後的，即他們事業的遺跡，猶如我記錄他們先前所做過的，又「這時人類被通知他們先前所做過的，和他們所遺留於後的。」人類只把他的事業的遺跡留傳於後，即被他人所效學的惡行。關於偽幣有幾件事應注意：倘若人把一文偽幣退還於他，則他應該把它丟在井裡，以致不要落入別人的手，并謹防在別一種交易裡又把它使用出去，若把它毀壞以致不能使用，這也徒得。商人應該學習錢幣的真偽，停不要誤把偽幣付給任何人，否則他他犯罪的因他疏忽了習學錢幣的知識，每種事業都有一種學問，憑着這學問盡忠於穆士林才完備，所以習學它是當然的，錢幣中若有一文是被鑽洞，而較普通錢幣重量減輕，他應該告訴他的交易者，且只可用以和那類人交易，他認為無妨把它混在一切錢幣中使用，至於認此為合法的人，把那種錢幣付給他，則是促成他的為惡，猶如把葡萄酒給知道他拿去釀酒的人，這是被禁止的，是幫助和共同為惡，商業中以諸如此類的事行正道，比較常守副功，和因幹副功而拋棄紅塵還更重要。

第二部 其損害僅及於交易者的

凡用以圖謀損害交易者的，即是虧枉，公平只是不損害人而已，其原則即是：對別人所作的事，要是自己願意別人對自己所作的，凡別人對自己所做，而自己感受困苦，而心裡不舒服的事應該不要對別人去做，別人的錢和自己的錢，却應該一律看待，這就是公平交易的總綱，其詳細分類有四：

(一) 莫以貨物所未具有品質讚美貨物，因這是欺誑，倘若願主聽信，則是贗混，是虧枉，若願主不聽信，則是撒謊，是人格墮落。至於以貨物有的品質讚美貨物。不誇張，不形容過度，則是無防的，切莫對貨物發誓因倘若撒謊的，則他犯了偽誓，這是大罪之一，若他是說實話的，則他以真主為他的誓言的口頭語，他犯了過錯，因為以不可要的提說真主之名，而圖謀塵世的利益，這是值不得的。聖訓：「傷哉彼商人，真的，指安拉發誓沒有，指安拉發誓云云，傷哉彼工藝者，明天，後天云云。」聖訓：「偽誓是消費貨物的，是滅絕利得的。」(二) 顯示貨物的缺點，無論是隱匿的，或顯著的，莫有絲毫瞞藏，這是應盡的義務，倘若有所瞞藏，即為虧枉和欺騙，失却了交易中之忠行欺騙是非法的，忠行是當盡的義務。倘使他露出布匹，兩面中最好的一面，而隱匿了別一面，則他是欺騙的，在黑暗的地方拿布匹給願主看，把鞋子的最好的一隻拿給願主看這都是同樣的。下面的傳述，表示欺騙之為非法，穆聖曾向一個賣糧食的人經過，他很有上他的糧食，便把手放進去，看見下面是濕的，穆聖說：這是什麼，他說：被雨弄濕了，他說：「你怎麼不把它放在上面，俾眾人看見它呢？欺騙者非我之屬也。」又下面的傳述表示，以揭露缺點盡忠之為義務，當穆聖同哲里勒關於伊斯蘭訂了盟約時，哲里勒便轉身回去，穆聖拉住他的衣服，對他提出忠於一切穆士林的條件，後來哲里勒每當出售一種貨物時，便指明其缺點，並聽人自由選擇，說：若你願意要就拿去，否則就放着，有人對他說：倘若你這樣做，則你的賣

賣決定做不成，他說：我會和穆聖訂盟忠於一切穆士林一個人以三百文銀幣向瓦錫萊布尼艾斯爾買了一隻駱駝，瓦錫萊有所疏忽時，那個人已經拉着駱駝走了，他便在後面去追趕他。一面吶喊他說：買駱駝的呀！你究竟買去宰吃呢？或是買去役使，那個人說：我買去役使，他說，它的蹄，有一處洞穿，我會經看到了，它不能走遠路的：於是那人便轉來，把駱駝退還他，於是賣主便自動減去一百文銀幣，那人對瓦錫萊說：願真主慈憫你，你破壞我的生易？他說：我會和穆聖訂盟忠於一切穆士林弟兄，我會聽見穆聖說：「只有說明貨物的缺點，對於賣貨者才算為合法，只有說明它對於知者才算為合法。」前賢們由忠體會出，己之所欲亦施於人，他們不信仰這附餘的善舉和增高人品道德。他們却信仰這列入他們的買賣之下的伊斯蘭條件之一，這件事雖在本性上覺得難，但吾人只要誠實兩件事，即覺容易辦到：(一) 遮掩貨物的缺點，使貨物暢銷，這并不會增加其衣祿，反而會消滅衣祿，而失却了福分，也許真主把他因欺騙所積蓄的一次消滅掉，相傳某人有一條擠乳的牝牛，他用水澆在乳內出售，後來由洪暴澆，把他的牝牛淹沒了，他的一個兒子說：我們分散傾在乳裡的那些水，一次集合起來，把那牝牛沖去了。聖訓：「兩個做買賣的人，當他傳說：實話而盡忠時，則他倆在買賣裡得了福利，當他倆隱瞞而撒謊時，則他倆的買賣的福利失却了。」聖訓：在兩個同夥不互相欺詐的期間，真主幫助他倆的，當他倆互相欺詐時，真主便由他倆取去幫助。」那便了財富不因欺詐而增多，猶如其不因施濟而減少。

(二) 爲因忠行之完善和容易實施，而必然要信仰的事件，如下：後世的盈利和財富，比塵世的盈利還更高尚，塵世的金錢利益，因界限之盡即歸於盡，而它的虧耗和罪孽則存在着，智者怎麼還以最高尚的而圖謀交換最卑賤的呢？一切最高尚的，都是在宗教上安全的。聖訓：「把古蘭的禁例認爲合法者，并未信仰古蘭」無論誰何，他認識這些事是在他的伊嗎尼中的蛀蟲，而伊嗎尼是他的後世營業的資本，那他決定不會因享受有限的盈利，而在廢爲他的無窮的生命所準備的資本。相傳某，再傳弟子說：假若我進了大禮拜寺，而它是人滿的，有人問我：這些人誰是最好的，誰是最壞的，那我必定要說：「他們中最忠直的人，即是最好的，他們中最欺詐的，即是最壞的人，欺詐在商業和工業中都是非法的。製造工人不應該玩忽他的工作，以致設若別人以同樣的情形來對付他，則他對於自己決定不願意，却應該使製造精緻和堅固，若有缺點時則說明缺點，這樣他才可脫無罪，一個鞋匠問伊本，撒利木說：我對於賣鞋怎樣才得平安？他說：「你把鞋的裏和面都做成一樣的，莫使右腳的比左腳的好，用好的填充物，俾它成爲完美的一件東西，上線要緊密，莫把兩隻鞋底中的一隻台攔別一隻。下面的傳述也歸於此類：關於縫補以致舊衣完全看不出來，有人問艾哈默德布尼哈百里，他說：隱藏縫補的地方它對於出賣的人使不得，當縫補匠知道要指示給人看，或不爲出賣而縫補時，這對於他是合法的。倘若你說：假使說明貨物的缺點，無論如何是當然的，那麼交易決定不會完成的，我說：不是這樣的，因商人通常的條件是，

在他爲銷售，而購進時，他只購進優良的貨品，倘使他留着自用，則他很願意，那就無所隱混，能够養成這種習慣者，他不會買進有缺點的貨，倘使有缺點的貨，偶爾落在手中，那應當告訴給人，並安心它的應得價格。伊本，西里尼賣了一隻羊，他對買主說：我對於它有的缺點，向你聲明脫離干係，這隻羊會用脚踏草，像這樣是有教門者的行事。(三)對於度量衡莫有隱匿，那就是要公平稱衡，對於衡和量要小心，應該照自己量進時出給人，真主說：「傷哉那些減少量器者，他們向人量進時，則量足數，他們量出或稱衡則有所虧欠。」(古蘭經八三，二)欲想自這件事超脫只有付出時多加上一點，收進時減少一點，因爲真正的公平，事實上很不容易做到，只得顯示增加或減少求其表現，倘若任何人欲完全收回他的權利，那他也許會逾度。有人說：我不以一粒糧食自真主換取嚴刑，凡是把土或他物攙入糧食內而量出給人者，即算爲減少量器，屠戶把骨混在肉裡稱衡給人，而社會習慣，並不是這樣，則也算減少量器，其他各種度量的標準，都可照此類推，甚至布商所用的尺，因爲當他買進時，他打開布量，而不扯長它，等到了賣出時，他扯長而量，以便有所增長，這一切的都是減少度量衡，足以把事主投致於嚴刑的。(四)實說市價，不可有所隱瞞，穆聖曾禁止邀迎水脚，禁止干價購買，邀迎水脚，即是邀迎外而來的客商，接受他的貨物，而說報市面的價格，穆聖說：「你們莫迎接水脚。」迎接水脚者，貨主到市場後，有自由權出售，有糧食的急於出售的鄉下人去到城市，城市的居民便對他說你：把定寄

在這裡，等價格漲時我替你售賣大價錢，這是被禁止的干價購買即是：已經有人在論價的貨物，買主沒有放棄，別人便走向賣主，提出較高的價格，其目的並非欲買，不過欲鼓勵買主的興趣而已這些禁訓表示：倘若知道市價，不可讓買主和賣主，關於市價莫有所隱藏，倘若由於這些手段而締成了商約，這是非法的欺詐，是抵觸進忠的義務的。不可利用機會，或利用貨主的昏憤，對貨主隱匿價漲，或對買主隱匿貨價跌，倘若爲此，則是虧耗的，失却公平和忠於穆士林的，倘若他公開說明賺頭而出賣，譬如說：我照我的成本加若干利出賣，他對於成本應當說實話，應當告訴買進後所發生的缺點和折損。

交易中的善行

真主既命人公正，又命人行善，公正只是得救的因由，即是在商業上維持資本的安全，行善是成功和獲得幸福的因由，這即是在商業上循行謀利之道。在塵世的交易中心安於本金者，並不算爲智者，後世的交易，亦何莫不然，行教門者不該只限於公平和避免虧耗，而拋棄各種行善。真主說：你當行善猶如安拉向你行善一樣。(古蘭經二八，七七)又「安拉果然以公正和行善命令人。」(古蘭經一六，九〇)又「安拉的慈憫，果然鄰近行善的人們。」(古蘭經七，五五)交易者藉下列六件事之一，而獲得行善的品級，(一)關於互相隱瞞者，凡習慣上不用來隱瞞的人，則不應該用以隱瞞朋友，至於於買賣上的隱瞞，是被准許的，因爲買賣都是爲賺錢，這總要有一點隱瞞才做得到，但要保守大概的限度，心安於少的盈利者，其交往必多，由於交往

次數的重複，可獲得更多的盈利，福利就由此表現出來。(二) 容忍賤價，購買者倘若自弱者或貧者買進的一物，無妨容忍其賤價而寬大為懷，俾藉此成爲行善者。且入於下述的聖訓中：「安拉慈憫使買賣容易者。」至於對富有者忍受賤價，那是不該稱讚的而却是無代價無稱譽的枉廢金錢，許多前賢雖在買賣上錙銖必較，可是他們能施捨大量的金錢，關於這件事，有人問某前賢，他說：「施捨者給予他所餘剩的，被賤價者敗壞他的理智。」(三) 收回價款和其他債權，其行善有時是通融，減讓去一部分，有時是展緩限期，有時對於貨幣的優劣不嚴格挑剔，這些都是嘉儀，都是被鼓勵的。聖訓：「任何人借出一文金幣，到某一定期限，則他每天有一種施濟，直到他的限期，倘若限期呈滿，而他以後又寬限他，則他每天有等子其債權的施濟。」穆聖看見一個人尾追着一人討債，便用手指示債主，意謂：你減讓一半，債主願意了，便又對債務人說：你起來給他罷！(四) 還債，賠還的良好，乃是還債中的行善，這即是把債送去給債主，莫責令他走來索取穆聖說：「你們中最高尚的，即是你們中最善于還債的。」無論何時能還債，即應趕忙賠還，縱難期限還沒到，倘若無力賠還，應該存心於任何時能賠還就賠還，倘使債權人以惡言厲色對己，則應當容忍，以溫和和週旋，因爲效學穆聖，當初債主對穆聖喋喋不休，門弟子很覺難過，於是穆聖說：不要管他罷，因爲債主是有詞可說的在債權者和債務者間裁判，因債務者的困難，而稍加袒護，也是行善也。(五) 對撤消買賣的人准許撤消，因爲他的要求撤消總是因買賣的吃虧而懊悔，不應該自甘成爲虧損人的因由了。聖訓：「任何人懊悔撤消了買賣，則安拉在復活日自其顯靈，扶起他。」(六) 對於與貧者交往，要存心恕然忘之，當時則決意若他不寬裕時不向他索要，某前賢曾對一個窮人說：你要什麼拿什麼去，倘若你寬裕則賠還，否則它對你是合法的。這即是前賢經商的方法，總而言之，經商是人的試金石，由此可以試驗人的教門和廉潔。

商人的體貼顧借兼顧教門

商人的謀生，不應該使他不得顧及後世，以致他的壽命成爲枉費的，他的交易成爲折本的，他在後世所失去的盈利，今世所獲得的不足以抵補，智者却應該顧惜自己，其顧惜自己即是保護資本，他的資本即是他的教門，他的營業即在教門之中，顧惜教門只有遵守七件事才達到完備：(一) 在營業的開始動機良善，應該存心以營業自向人求討上保持廉潔，並阻止對別人的貪得，因藉合法之財而無求於人，藉利得而幫助行教門，從事於養家室，俾成爲此奮鬥的人，應該存心盡忠於穆士林，已所欲者，亦施於人，應該存心在交際中循行公正和行善的道路，猶如我們前面所敘述的，應該存心對市場中所見的一切，執行命人行善，和素人爲惡，倘若懷有這一切動機，則他即是爲後世工作者，倘若他獲了利，那就是分外增加的，倘若他在塵世折了本，那他在後世已賺了錢，(二) 對於自己的工藝和商業，存心於從事一種社會天命，因爲一切工商業倘若有所廢弛，則社會生活必將紊亂，許多人類必受傷亡，人群事業的有條不紊，是憑着全體體的互助，每一羣人負担一種工作，工藝中有重要的，有無關重要的，因其目的在於尋求享樂和點綴塵世，吾人應該從事重要的工藝，俾藉吾人的從事於此，而替穆士林們完結一件教門中重要的事。(三) 塵世的市場莫阻得他入後世的市場，後世的市場即是禮拜寺，真主說：男子們，商業和買賣

莫使他們貽誤了記念安拉，謹守拜功，繳納天課。」(古蘭經二四，三七) 前賢們在念邦格時，就各自忙去禮拜，把市場騰空給異教徒和兒童們。(四) 莫僅只限定於上述的情形，却要在市場中不斷記念真主，以念略以略核和法贊詞爲務，在市場中在播憤的人中間，贊念主最爲寶貴。(五) 莫要十分貪戀市場和營業，意謂：莫做第一個入者和最後的出者。(六) 莫只限於避免非法的事件，却要遠離一切嫌疑，應該諮詢良心，倘若它對那件事感覺負疚，則避免它，當一種情形令人可疑的物貨引誘他時，他應當問明情形，凡是招致於虧枉欺詐偷竊利息的一切，都不要與之交往。(七) 應該監察自己和自己的每一個交際者的交際情形，因自己已被監察者被核算者，應該爲考核的日子準備答案。

合法者與非法者

關於合法者與非法的古蘭經文如下：「你們應當吃純潔之物和行善」(二三，五一) 真主在工作之前即呼人吃純潔之物，或云：其目的即合法者。「你們彼此莫以虛偽吃你們的金錢。」(二二，一八八)「枉曲吞沒孤子的財產者，他果然只是把火吞入腹中，他們將入地獄。」(四，九) 信道的人們啊！若你們是信道者，則你們應當敬畏安拉，應當拋棄所存留的利息。」然後說：「倘若你們不這樣做，那你們與安拉和其使者宣戰罷。」然後又說：「倘若你們懺悔，則你們有你們的本金。」然後又說：「誰要是再犯，這些人是火獄之徒，他們永居其中。」(二，二七八一) 真主起先把吃利息視爲和真主宣戰，最後視爲自投火獄。關於合法教和非法者的古蘭經文，是莫可計數的。

中國回教掌故

從平津等處阿洪說起

王靜齋(寄自台灣)

五十年來平津等處已故的名阿衡——

余年十六歲的時候，從滄南曹庄子李老阿衡(緯長貴，字春生)在津北穆莊子北寺求學。次年，到平東長營，從保定的馬老阿衡(玉麟，字伯仁)求學。又次年十八歲時，在故都管帶胡同受業於于老阿衡帳下，彼時，平津的教務極其旺盛。余生也晚，未會過故都的王四爺(守謙)，臨清的黑五色海，以及洪氏弟兄，李清泰等位先達。在天津方面的，若李大阿衡(滄州)李阿衡(北釗)，劉五阿衡(河間)，等位老前輩，只聞其名，未趕上一見。

清末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故都各清真寺阿衡一覽表

坊名	姓名	籍貫
牛街大寺	王五阿洪(寬字浩然)	故都
東四牌樓	馮二河洪(月桂)	陵縣
錦什坊街	王阿衡(華堂)	臨清
教子胡同	鐘三阿衡(麟)	三河
管帶胡同	于老阿衡(志誠字勉齋)	德縣
花市	章大阿衡(元英)	故都
馬甸	王老阿衡(維清字蓮溪)	天津
德勝門大關	劉二阿衡(世瑞字韓五)	滄縣
地安門外	劉七阿衡(殿卿)	唐官屯
祿米倉	馬四阿衡(永福)	故都
阜城門外	丁阿衡(立廷)	濟陽
齊外下坡	楊二阿衡(立盛)	商河
齊外上坡	李阿衡	

西直門外

洪二阿衡

溝沿

李老阿洪(良善)

丁字街

馮阿衡(經堂)

安內二條

李九阿衡

蘇州胡同

石六阿衡(明柱)

絨線胡同

韓六阿衡(統文字禮堂)

堂子胡同

楊阿衡(立泉)

手帕胡同

李阿洪(明泰)

剪子巷

沙阿衡(長青)

唐刀胡同

不詳

豆芽菜胡同

張四阿洪(其升)

三里河

王老阿衡(安仁)

東直門小街

楊二阿洪(坤)

東直門

不詳

可要的「庫弗雷」，並消滅些個異端。外間認他的老實阿衡。我見他是在東四牌樓寺內南講堂的西裡間。那時候的東四清真寺，殘破的太不像個樣子。馮老者身材不高，紅潤的面色。語調安詳，一口的陵縣土白。傳說他老在東城某寺開學的

那年，有個壞小子勾結一個下賄濫女人，向馮老詐財。他那毒辣的方法是：馮老在作罷宵禮以後，那個女人溜進馮老的住室，那個壞小子追蹤而至，隨着眼睛向馮老厲聲說道：「喝！你這個阿衡太不規矩了！半夜三更召來這麼個大粗來，你想要做什麼？馮老聽他這一嚷，周身戰慄說你不要嚷，不要嚷！結果，把馮老的衣服弄了一包去。馮老不得已！就吃了這麼一個啞叭虧。事後越想越難過，不久就告辭歸里了。之後，外間得到這個消息，又把馮老請到東四牌樓寺裡來開學。

▲馮二河洪：(月桂)是一位不好多說廢話的。王阿衡是臨清人。至於他是怎麼個身世，是誰的高足，知識和修養如何？那，我全說不來。大約那時候錦什坊街的「以瑪目」，是昌德子他爸爸。我且知道那時間的錦什坊街，雖不及前些年那樣的繁榮，可是總比目下那種淒涼的景況勝強多。多咧。故都的羊肉行，先屬臨清人走紅運臨清兒們，在那個時代，多不講求外觀。所以洪五爸爸(就是洪五阿衡，彼時的臨清同鄉都稱他洪五)曾在講演席上強調：「羊肉舖的大堂櫃的

▲王浩然阿洪：他是近代人所共知的名阿衡。勿容本人加以介紹。我在管帶胡同求學那年，他老正在牛街設鐸。學員群里，達浦生阿衡是內中的一位。回憶余初次，與此老會面，是在牛街大寺。彼時，他正在預備出國去朝天房。在朝聖時並見過土皇以後，携回大批西經。彼時名譽大振遐邇咸欽。浩老是在阿衡中割時代的人物。他的所言所行可為後生們的範疇。外間不瞭解他的為人，所以在他正為着宗教努力矯正習俗的時候，一般少見多怪的人們飛短流長，不僅作出許多不中肯的批評，且造出很多駭人聽聞的謠言。在我所知道的，是早年牛街的教胞，有些不合教規的行為。浩老得勢後並未借題發財，乘勢免去些個不

：你別看他穿件藍布大褂，統身的羶氣，令人聞之發嘔，可是他準比穿綢子大衫的有幾個臭錢」。錦什坊街是臨清人的繁華區，他們對於該處的清真寺捐助的比較着多點，所以他們主持請阿衡。歷任的阿衡十之八九是臨清人。有時請個非臨清人，也是絕對幹不長的（何阿衡就是顯明的例子）。

鐘三阿衡：他的胞弟鐘老爸爸，在草市開客店。鐘三阿衡與在京的阿衡們素無關係，大約他能在教子胡同設鐸，是鐘老爸爸的援引。鐘三阿衡是三河縣陳辛庄人。我見他老的時候，他已是六十多歲許老頭了。矮矮的身材，赤紅的臉膛，聲音洪亮，氣度非凡。他老先在保定東寺開學。和馬老師（保定東寺的「以瑪目」馬淳夷他祖父）是莫逆之交。記得我在長營當學生那年，他老還去看馬老一次。他老的哲嗣是鐘國慶大阿衡。本人和他在穆莊子北寺同過學。鐘三爺的父親，似乎亦是一位名阿衡。鐘大阿衡的胞弟和他的兒子，現下全正在各處開學，循規蹈矩，謹守先人的風度，可稱是好的。鐘大阿衡曾在北口外開學。自後我們在穆莊子闊別以後，不多知道他的行止。他已故去好久。死去的那年。約不過六十歲。他家藏的寫本經不在少數。尚記得有一部講文法的，是我生平所僅見者。

▲千老阿衡：他老是我的業師。余年十八歲他老在宮籌胡同清真寺受業。同學們大多數故去。碩果僅存的金德龍，李福子（宣化人）以外，皆比我三人年長，于少齋另當別論。我們三個人同庚。少齋比我們小三歲。他的聰敏，見解，談吐，相貌，穿章，交際，全都超乎吾儕。尤其是

他的享受，比我們多，謂其為官兒阿，誠不為過。但是，亡師的優點，在他未曾吸收好多。亡師的優點是：一，誨人不倦；二，勤於用工求知；三，注重修養，不欠拋拜功。他老的日常生活

是這樣：作罷宵禮，預備次晨的課程，遂就和衣而臥，午夜之後起床，作小淨，舉行「台汗朱代」拜。之後閱經。之後，誦古蘭，誦至東方發白，喚我輩學生起床作小淨，禮拜。之後，燈下授課。之後，半躺半坐休息一小時，起來用早飯。午時不睡。作罷晌禮，坐候學生問難。如此這般，永不變態：他老的父親名長明二字，是王四爺的高足。曾在後門開學。王長庚是阿衡學內的一員，勉翁畢業後，先在故都後門繼父任開學。之後，在平東大廠，北塢，陳辛莊，蘇米倉，教子胡同，宣化，平南女育，故都花兒市，天津北寺，河間城內。他老在初次開學的時候，知識方面，不怎麼宏富。後來，由蘇米倉被聘到教子胡同。事前，師爺對他老說：「教子胡同的安四阿衡「指麟軒老父親」是當代的學者，不得視為其他普通的掌教，你要小心着！」。亡師答道：「惟有學者可能認識學者；後生處世，必多接近學者，其學業方能大進」。彼時，王四爺尚健在。亡師常在宵禮後，袖藏水果看望王四爺，便中提出問題，反覆領教。同時，更出重資購進大批西經，展轉劉閱。蒞任宣化之後，繼續購進西經若干部，從此學識驟增。他老素所熟讀的是：「沙米」，「色海札代」，「伊哈押」，「希業雷穆罕默抵業」，「齊法業」，他老在青年時代，曾受業於青縣戴庄子的戴爸爸，和平南北劉的李二爺。他老設鐸於宮籌胡同，時在光緒二十三四年

上。彼時的羊肉行，在臨清人勢微之後，正是德州人吃香。草市祥順義的馬二爺，馬四爺，首倡聘請于老師在宮籌胡同開學。歷時二載，卒被二師父反對，終至不歡而去。

▲華大阿衡：余年十七歲，初到故都，那時候章老正在德勝門大關開學，學員中有李奎璧，王興文，哈達張，王德阿衡。彼時的章老已經八十來歲了。沉着，寡言，不染俗氣。他老的學業如何，無從知道。可是聰明超乎儕輩，李奎璧既肯受業於他老的帳下，足見他老的知識不在劉二爺（世瑞）一般名阿衡之下。光緒二十四年，他老在花兒市開學，我未去見過。那時間或者有王子馨在他老學內。（子馨，兄亦曾在德外大關，跟過章大爺。我往該寺去，他已然走過了）章大爺畢生的事蹟，我聽到的極少，所以無的可寫。我只知道他老也是王四爺的高足。現下他老的次子——章河阿衡，賢係誠業，仍能傳學說教，這未嘗不是老人的餘蔭。足見清廉的學者必有餘光照耀着世界，證明他的精神不死。

▲王維清：我見王老在馬甸開學，正是光緒二十三年。當時的學員有天津的王廷章（即王虎），張四（後來改途，在津市開豆腐房）劉國瑞（開小學），穆成林，（死在大連了）夏林。目下只有夏林健在吧！那時候的馬甸，正在轟轟烈烈。三位掌教之外，尚有幾個散班阿衡。目下的馬甸，我雖好久未去，大約比較四十年前相差太遠了。王老阿衡的身世，及其學問道德，另有記述。

▲劉二阿衡：別號「棒子二爺」，蓋以此老的性格，談話，特別直率，故有此稱。棒子二巴

是滄州李大爺的高足，世代名阿訇，輪到棒子二爺名下，已經十七代了。他老常在口外大關，密雲縣，綏遠，前門宮箒胡同，德勝門大關開學。王浩然阿訇是其最得意的高足，爲華北守舊派中激烈份子。浩然阿訇矯正舊俗，劉公備極不滿，背後很多閒話。浩然阿訇聽說，一笑置之，向不反唇相譏。足見老前輩門保持師生的感情，遠勝於後生。劉公的講演是大刀闊斧，言人之所不敢言。晚年在天津大寺開學，寺內成立初等小學（時當清朝末季）劉公極不贊成。在大殿上公開的說，「禮拜寺裡辦學堂（彼時不稱學校）那就是把一塊豬肉置在寺裡」，他這句話掀起很大的風波，竟至訟諸公堂。雲南的普洱馬老漢著有「白押努洛埋恩業」一經，內言真主同萬物，究屬怎樣的同。劉公閱罷，另著一書，詳加批駁，顏其目曰：「模倣一努洛埋扎希比。余年未滿三十時，見過雙方的佳作。三十六年終在南京又見過一次。似乎比青年時代較有深刻的了解。」

▲劉七阿訇：人多以其說話不加檢點而稱之爲「傻劉七」。他是誰的學生，本人說不清楚。常在故都馬甸，德勝門大關，地安門外開學。清末，本人在東北開原那年，他老以風燭之年，尚在伊通州開學。之後，又在故都德外大關任職。這是他老最後的一次服務。但是彼時年已八十上下，至成強弩之末了。青年時代常聽同學們述說：劉七爺作講演，說到起勁的地方，好以手拍大腿。比如說到青年人立志求學時，瞪圓了眼睛，把大腿拍的巴巴響，一面拍，一面喊：「孩子們念了未有幾天經，就想開學去，自以爲掛帳子就是大阿訇。鐵錘一個帳子，鐵錘一個帳子，全

是些個幹麼的啊！」。有時候犯起傻勁兒來，他就大言不慚地說：「站在北京城往南一看，那裏有阿林哪？說有，也不過是兩個半：我一個，穆六哥一個，在往下就是海河的劉薩堂」。（半拉二爺）他老向來是這麼傻說傻道，所以無論他說些什麼，人們多不加計較。

▲馬四阿訇，故都的馬四阿訇，生前可與王一爺，王浩然叔任併駕齊驅。他老也是王四爺的弟子。論學識不比王氏叔任低。始終總有一般擁護者追隨左右。爲人沉穩，善談，態度儒雅，謹慎精細。花兒市，教子胡同，綠米倉，前外宮等胡同，津北楊村，全是他老開學的地方。晚年，更在天津北寺，津北穆家莊設教。故都德州邦的羊肉行，特別恭維此老。及今尚有不少的德州邦盛贊這位馬四阿訇，如何如何，比誰高尚多多。其子少齋阿訇也具有乃父的風度，在學識方面似乎稍遜一籌，然而老車舊道，對宗教雖無多大供獻，然而也無軌外的妄動。在阿訇們日見其少的現下，這就很難得了。

▲丁立廷：濟南阿訇中的丁立廷，在四十年前是故都赫赫有名的一位好老。胖胖的身材，紅潤的臉膛。我們不斷的見面，祇是未談過話。那時候平則門（也稱阜城門）外的羊肉舖，多屬濟陽人開設。聞該寺是濟陽人創建的。所以屢任的阿訇，總離不開濟陽人。丁老去後繼任者，是位老楊阿衡（抄一目）。之後，是楊登亮。之後，他的大少任職好久。再後，因濟陽人羊行生意不佳，寺裡也日見困苦了。所以再請阿衡，不一定認準濟陽人了。

親和我的外祖同過學，所以他在通州北關那年，我還投過他老的學。此公是阿衡中不拘形迹最灑脫的一位。有錢即花，無錢則忍窮。也可說是不怕窮，窮不怕，所以當時的阿衡們，提起窮楊二爺，無不讚美。楊二阿衡亦有的人稱他「窮爺」。（和二十年前南寺頭的窮楊一樣）此公身軀胖大，好談諧。整年際嘻嘻哈哈，後無人見他面帶愁容。他在下坡的那年，好像是我還去過一趟。尙記得他父親是楊四阿衡，似乎在滄州人帳下受過業。我的外祖父和我的兩位舅父，都同他過從甚密。是以他老亦不把我當成外人。他除去在通州北關和故都下坡開學之外，尚在那裡開過學，那，我就知道了。他老的身世，在李玉文阿衡，或許比我知道的多點。楊登亮，魏殿章是不是窮二爺的學生，我卻記不清楚了。

▲洪二阿衡：此公在西直門外，本人不但未見過他，且直到現在也未聽說他是誰氏。無疑的總是臨清人吧！臨清洪姓阿衡不止一位。洪五巴，洪六巴以後，有洪寶興（曾在牛街大寺和前門開過學）洪寶珍（曾在故都西單牌樓開過學。洪十阿衡，及其子洪元印。（前年曾在粉子胡同尙見過元印阿衡一次）

▲李良善：此公曾在光緒二十三年後從山東到故都。初到的時候，無有地盤，有時候到客帶胡同和子勉翁攀談，次年，在溝沿任職，必是由德平人擁他老上台。有一次故都發生叛亂，全城商店遭受劫掠。溝沿的海里凡，也有一二出去打搶的。某報上硬說是溝沿李良善率領海里凡如此長短。因此，李老大傷腦筋。李老爲人忠厚誠實。高高的身量，慈祥的面孔，遇見我輩後生，非

常的親熱。後來在絨線胡同開學，那時候已經年邁，不是早年那麼雄壯了。

▲馮經堂：此公是誰的徒弟，我不知道。因他幼小時長過禿瘡，頭上有些禿拉，所以人們都稱他「馮禿子」。官爺胡同辦聖忌，我見過此公一次。軀幹碩大，體魄堅實，時當夏令，身著一件葛布大褂。年紀不過三十五六，好威武的一位相貌堂堂的阿衡！天津的王興文從過此公受業。不是在了字術，不知。常聽興文兄說：馮阿衡教文法學，比別位阿衡特別精純。年小的海里凡從他一年，比在他處三年獲益良多。此公不是跟馮桂阿衡，同是陵縣馮家老莊的人，那我就知道了。二十年前我向陵縣人打聽這位馮經堂阿衡，據說：尚在某處開學咧。近些年來得不到消息，諒已歸真了吧！

▲石六阿衡：這位山東邱縣的石明桂，以論溫和，健談，儒雅，乾淨，有如後來在官爺胡同開學的沙錦章（字峨亭）此公在蘇州胡同開學那平，約不過三十多歲。好像是履祥老人駕的學生，邱縣人在故都開學的只他一人，從無第二。光緒三十六年，他在德州郝村開學。那以「派頭超群」着稱的于少齋，曾一度作此公的入門弟子。後來這位石六阿衡在什麼年代死在什麼地方，那就不得而知了。

▲韓六阿衡：他是金五阿衡的高足。和金春安同學。他在光緒二十四年設鐸於絨線胡同，這事我不記得。我記得他在剪子巷開學，後來，又在官爺胡同任職。再後則到上海在日暹港和東北卜鬼開學。他是禹城韓家寨人。禹城各莊村的海里凡，差不多全在他帳下受過業。為人正直，無

有什麼壞習氣。他的大少於學成之後，病死在日軍港。老年喪子，所受的打擊不小。之後，韓六太太死在原籍，這位韓師兄又在上海辦了一位後老伴。這位六太太還是很賢惠。於侍候韓師兄上無微不至。韓師兄是非常的滿意她。抗戰期內韓六爺在上海因受着一二小人的夾制，怒在心里，無從發洩，竟至一病不起。死後那兩個氣死人不償命的甲乙，竟穿着白孝衫，大聲哭「爹」。哭罷之後，就要分韓六爺的遺產，結果如何，不得其詳。老來無子受人壓迫，韓禮堂算是飽嘗其味道了。本年三月在上海尚遇見那位後來的韓六嫂。她說：「你不認識我嗎？我是韓六阿衡的女人」。余聽她這句話，不自由地發生萬分的感愴。

▲李明泰：李阿衡和李玉文是同鄉，玉文不斷提他，但是從未見過。此公在手帕胡同開學以後，未聽說他再回北平。余在陽縣那年聽說：過去，他曾經在陽縣開過學。他常患眼疾，體格不怎壯健。李明魁，李明忠，都曾見過不只一次。不過這些人們似乎不如明泰阿衡知識宏富。李鳳起亦是德平縣崇興人，我這位死去的同學，也常提到明泰阿衡。聽說他的大少已能繼續父志遍處開學，名譽還是很好的。

▲張四阿衡：其升是他老的名子。別號「張四湯」。這個別號的來原，沒聽見有人講過。後來他老在手帕胡同開學，我是不斷的遇見。目下溝沿的阿衡李玉文，那時候正在他老的學內。常聽說這位張四阿衡是在滄州李大爺學裡受過業的。李老死後他還親自到過李老的墳上，光緒末年于勉翁在天津北寺開學，他老還看過勉翁一次。後來再未見面，記得他老在天津北寺，和勉翁談了些個關於理學的問題。本人尚從旁參加了幾句話。張四阿衡有子名連棟，自幼聰穎過人，祇是

性情暴烈，不似乃父那樣學者的風度。先在張子文阿衡學內受業，和張鴻緒阿衡同學，後來在山東泰安等處開學，一個勁兒的任意胡搞。未得善終，有人說：他和德州苦水舖的于三，（即于經堂）丁紹祥和平原沙莊兒的「以瑪目」，全是概而不論胡來亂幹的蝦蟆海，宜其各個沒有良好的結果。

▲王安仁：這位王老阿衡在三里河任內歷時很久。當光緒二十四年，我在故都的時候，聽說（沒見過）他老已經八十來歲了。彼時凡到三里河當海里凡的，都被人目為沒出息的廢貨。王浩然阿衡初次見我的時候，恐怕我投他的學，張口即說：我薦舉你到三里河去吧！我說：「謝謝您的美意」。我在青年時代立志上進，浩老這句話未嘗不是一支強心針。在安仁阿衡去任後，是誰繼任，那我不知道了。我所知道的是彼時間的三里河清真寺，破爛不堪，無人重視。老掌教們自願遊說了事，誰也不想修葺清真寺。光緒二十四年上的崔振榮（仁齋）無疑的剛穿罷了開常褲（一笑！）小孩子家能有什麼思想，作為。待他成人以後堂上大權了，三里河的教門蒸蒸日上，且把清真寺修飾得金碧輝煌，錢，固然出自大家，可是若沒有崔仁齋這個人領導着坊上的教眾實幹，恐怕老朽的三里河清真寺，至今不會翻新的。這是仁齋的惟一的長處。

▲楊三阿衡：此公在東直門內小街任職為期好久。原籍河間。因在手帕胡同和馬府聯姻，終身居住在故都。我們在手帕胡同寺裡時常見面。其子立全現在瀋陽北寺當掌教。楊三阿衡在歸真的那年，未必有七十歲。為人很是規規矩矩。以上所記，乃就我所知道的一鱗半爪。余料安靜軒「以瑪目」和李慶亭兄，比我知道的多。可惜王友翁在世時，我們未曾多問。先達們相繼凋謝，許多的掌故，珍聞，隨之湮沒無聞了！盼望故都的耆老，趁着明白，尚有口氣，趕快的述說給青年人，紀錄下來吧！（北平區完餘待續）

以斯列與猶太侵略主義

士 謙

(一) 以斯列簡史

希伯來，**יִשְׂרָאֵל** 以斯列，**יְהוּדָא** 猶太，**יְהוּדִים** 西維，這

四個名詞都統稱猶太人。不過第一個原是指其文字，第二個是指其民族，第三個是指其宗教，第四個是指其在一八九五年赫爾滋所提倡的西維主義者，即是猶太侵略主義者。

該民族原居於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北部），後來遷居迦南（巴斯基坦），再後被羅馬人驅逐，分散世界各地。它有悠久的歷史，溯源自伊卜拉欣——紀元前兩千年。今將其略史分爲五週，敘述於後：

第一週由伊卜拉欣——至猶太人出埃及

第二週由猶太人出埃及，至其立國

第三週由其立國，至巴比倫的侵略

第四週由巴比倫的侵略，至艾德里燕的毀滅聖城

第五週由猶人被逐流浪，至現代

週

第一週——是從紀元前一九九六年——一六四五年。

伊卜拉欣（前二〇〇年）生在伊拉克北部哈立德城，後來受真主的命令，率領他的僕人和牲畜遷到迦南地方真主賜與他的子嗣中有名伊斯哈格（以撒），伊斯哈格生子名葉阿枯伯，其號爲以斯列，其意爲真主之僕人，這是以斯列名稱之由來。葉阿枯伯有子十二，有名郁蘇福者，爲埃及法老王朝的重臣，後來他的父兄因地方飢饉逃到埃及，住在下埃及，當時他們共有七十位，後來逐漸的滋長繁榮而惹起法老王朝的忌恨和壓迫，奴役他們，殺其男的，辱其女的，直到穆沙出世，才從埃及拯救出他們，當時他們中的壯丁已有六十萬人了。

第二週——紀元前一六四五年——一〇八〇年。

以斯列人在穆沙的領導之下趨向其預定的地點——迦南，越過了紅海西岸，而失迷了道路，逗留在沙漠中四十年，堅苦備嘗，最後穆沙在西奈半島土倫山上接受真主的啓示。

在紀元前一六〇五年穆沙聖人逝世後，以斯列人由都舍阿爾領導，渡過約但河征服了敵人，而下落到其預定的地點——迦南，並把他們分成十二支族。勒白非族擁有十二鄉鎮，居宗教領導地位。約但河左右兩岸，皆爲以斯列人和外族人的難民居所。

都舍阿爾給他們創立了法官制度，他們在民間公平判斷，領導軍政，克服了都舍阿爾所不能克服的，征服了四鄰，天下大治，垂四世紀之久。

第三週——紀元前一〇八〇年——五三六年

後來以斯列人感覺到法官制度太束縛了，於是就要求他們的聖蘇茂以來，給他們選定一位國王，蘇茂以來就對他們說：「國王將抓你們的男子，爲其駕馭車輛，抓你們的女子爲其烹飪。沒收你們的田園，給與那些貧窮的僕人……」以斯列人不聽其聖人之言，於是蘇茂以來被迫（前一〇五〇年）立塔魯特（沙耳）爲王還是猶太第一個國王，沙耳亦不能按照聖人之言去作，於是被罷免了。後來達烏德（前一〇一五年）起立，領導以斯列人，四十年後而歸真，此時以斯列人已有百五十萬人了。

在那之後有名的蘇來曼（前一〇一五年——九七五年）聖王出世，來領導他們，建築耶魯撒冷聖城，名振天下。在蘇來曼歸真以後，其政權分之爲二：在他的兒子勒哈卜阿目領導之下，有猶太，賓亞敏兩個民族，而稱之爲猶太王朝，另十族在吉爾哈卜阿目的領導之下，而稱之爲以斯列王朝，互相傾軋，各求外援，引狼入室，鬩牆開始，內亂演仍。

當勒哈卜阿目五年時，埃及第二十二王朝國王錫因克侵略耶魯撒冷，盡掠教堂而歸，後當其子艾卜亞斯執政時，又進攻吉爾哈卜阿目，並焚毀許多城市。

當基胡執政時，在以斯列和猶太之間，以及在他們和亞述人之間的戰爭最爲極烈。在薩里曼納爾統治亞述人時，而佔領了薩密爾城，盡擄以斯列人，以斯列朝從此而亡。所存的祇有猶太王朝了，在麥那參斯在位時，爲亞述人所敗，並將其擄到亞述地方。

其後約雅斤在位時，又爲巴比倫王尼布薩所敗，並把他和錫德西亞斯

俘獲到巴比倫去，後被釋而反，但是不久他樹立反巴比倫之旗幟，於是尼布薩又來征服他，盡焚耶魯撒冷，並擄獲甚多，那是紀元前五八七年的事。

在波斯王居魯士征服了巴比倫時，才把他們釋放了，他們才回到巴勒斯坦，時在紀元前五三六年。

第四週——紀元前五三六——紀元後一三五年

以斯列人很歡迎居魯士的侵佔巴比倫，而他們能藉者在魯索巴比倫的領導之下，回到巴勒斯坦。他們稱自己為猶太人，以示與其他的以斯列人作為區別，魯索巴比倫重建耶魯撒冷，並築堅固的城垣，分地方為四州，設立類似現時的民主政府，由猶太大教長所主持，此外設立議會，由七十二位長老所組成，巴力斯坦人民在這樣的政府之下，受波斯人的統治，直到亞歷山大的東侵。

本來亞歷山大對於猶太人是非常怒恨的，因為他們歸屬波斯人之故，但是在其兵臨聖城時，猶太大教長率領教民，歡迎城外，並說明達尼亞里預言：「亞歷山大將戰勝波斯人」，於是亞歷山大非常歡喜，善待猶人，並免稅七年。

在亞歷山大王死後，巴力斯坦就歸其將領路第蒙統治，後來被埃及的普托勒門所侵佔，而把一部份猶太人俘獲到埃及去，時在前三二〇年。在前三〇〇年聖城又被敘利亞的賽路庫斯所佔，但是為時不久，又將牠讓與埃及。

在前二〇三年猶太二次淪陷給敘利亞賽路西德人，他們對於猶太人剝削非常的重，並且限制他們在宗教上的自由，直到安提胡斯執政時，更立偶像於猶太教堂中，禁行割禮，命以殺豬祭祀，甚至於有因宗教而被殺害者。

但是猶僧瑪塔提亞斯拒絕用豕祭佛，并殺戮叙王的使者，率眾逃到山中，後來他的兒子瑪克賓大敗安提胡斯，而進據耶魯撒冷，盡毀偶像，宣揚敬拜獨一的主宰，時在前一六五年。

在前一六一年後，瑪克賓的兩弟兄，米塔斯和希蒙繼續由叙王手收復失地。但是希蒙的兩個兒子希爾塔和艾里斯與波里弟兄鬪鬥，請羅馬的布母比來斡旋，羅馬人乘機而入，將斯地劃為羅馬一省，時在前六三年。

在前四二年艾里斯與波里的兒子安提芬又恢復了地方的自由與獨立，但是在前三七年希魯德玉幫助羅馬人又征服了瑪克賓系的猶太王朝，並殺了安提芬和希爾塔，瑪克賓王朝至此終了。

希魯德的猶太王還是在羅馬人的附庸，此時耶穌聖人誕生，受命傳教，被他拘捕而後，羅馬人將其釘死在十字架上。

羅馬人虐待猶太人十分的苛刻，猶人起而反抗，於是羅馬皇帝提奧斯於紀元七〇年下令佔領耶魯撒冷聖城，焚毀猶太教堂，殺戮其大部分，把下餘的當作奴隸出賣了。

不久聖城從新建築起來，但是又一次的騷擾，使羅馬大帝艾德里延於紀元一三五年，下令盡毀聖城，殺猶人五十萬，下餘的或賣為奴隸，或放逐到遠方，巴勒斯坦從此不復有猶人矣。

第五週——紀元一三五年——至現在

猶人遭此空前大劫後，就流亡在亞洲各地，如幼發拉底流域，中央亞細亞，印度，中國，另一部份散居歐洲，但是到處被人虐待和欺侮，在羅馬的米斯提延和希拉格利猶斯二帝之時為尤甚，直到紀元一五〇年庫斯坦為王時，苛待猶人稍加減輕。

在同教人佔領了羅馬以後，猶太人的情況逐漸好轉，使他們在開羅，哥爾互多，報達等地自由經商與研究學術，工藝等。

自從第九世紀初，在開羅，波斯，摩洛哥等地皆有猶太人駐區，由那時起在巴比倫的猶太人漸漸減少，而開始移入巴勒斯坦，但是到了蒙古回民時代，他們也曾遭打擊。他們在中央亞細亞約有四千人，穿了特殊的服裝，不准乘馬。

至於在阿拉伯地方的猶太人，遭受新的虐待，而認為他們是耶穌教人一切災禍的起始，是一切戰亂不幸的源泉。如果他們一人犯了罪，要累及別人。十字軍創造報復猶人和沒收他們的財產。諸如捏造猶人下毒在泉水，殺害幼童，刀割聖體等。尤其是他們把驅逐猶人，擄奪他們的財帛，殺害他們認為善舉。一旦政府許某人和猶太人交易時，則其認為那是敲詐的絕好機會。這些西方人向來對於猶太人是不講人道的。

猶太人在西方各國，向無權利可享，並令其居住城市的偏僻之地，而使其穿戴特殊的服裝，以示區別。如觸犯了小的過錯，輒課罰以重大罰金

，或被驅逐出境。在一三五五年時英政府派他們五千馬克稅金。在一三九〇年愛德華第一下令放逐他們。至於在德國的猶太人爲王宮宦官的財產，任意買賣，曾經數次被買賣與放逐。瑪提亞斯從維也那驅逐了他們，直到弗爾南德第一時，才許可他們遷入居住。

在西班牙呢？他們在回教王朝時代，享受完全自由，安居樂業，在弗爾南德從回教人手，奪回西班牙後，天主教人馬上就驅逐他們，於是他們中的一部份逃往荷蘭，另一部分流浪在義大利的邊境。

在法國，在八九世紀時，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尤其是在巴黎，里昂，馬賽諸大城市，他們有置產權，他們有自己的法官，但是到喀爾路芬執政時課派他們稅金和驅逐他們。在一二九五年由法國南部驅逐他們，直到一五五〇年才許可他們住布爾都和巴本。

在荷蘭和立陶宛，在十一世紀時，由於國王喀子米與他們同教關係，他們不但享受平等待遇，而且享受有特權，城市和鄉村產權大都歸於他們，商業和工業爲他們獨佔！因此各地猶太人逃往斯地者，絡繹於途。但是在張比爾即位後，感覺到他們的屯集商業，獨佔資源與工業，於國家不利，才禁止其移民，限制其特權，後來他們在波蘭的情況逐漸成爲與在各國相同的了。

在俄國自從彼得大帝爲猶太人開放了門戶以後，但是在 里沙比特執政時，又下令驅逐他們，當時他們的數目是三萬五千人。後來喀特林第二又許可他們回去，到亞歷山大第一給與他們許多特權，但是尼古拉繼位後又驅逐他們。

他們現在散居在蘇聯的庫爾蘭，克里米，高加索，喬治亞等處。會於一八三五年獲得了些自由，但是那是在法律之外的。在一八六四年在法爾蘇非亞的警察局下令禁止猶太人穿俄國服裝，戴黑禮帽，和留髮辮至胸際。

歐洲的軍隊中向不用猶太人，在俄國那索福第二與土耳其戰爭時，曾用他們。在那時全歐洲猶太人參加軍隊的共有六萬人，單奧國的軍隊中就有一三萬人。

在德國自從中世紀至現在，猶太人都是被壓迫的，在德國有許多工藝是不允許猶太人學習的，至現在還是如此。

西班牙和葡萄牙向來是拒絕猶太人入口的。瑞典在一八五四年才許可他們進口。英國許可他們加入國會，亦不過是近數十年的事。在法國自從一七九一年與猶太人以平等待遇，猶太人始有參加國會與各部之機會。

在意大利，在一八七〇年猶太人在羅馬居住在被指定的區域！里吉突，那在羅馬是最窮的地方，入夜封鎖其門戶，不許自由出入。並且宗教當局要把猶太的孩子拿來強迫他們受耶穌教的宗教教育，這是文明世界所驚訝的一件事。猶太人如想到別的區域去，超過十日以上者，必得去治安當局領取許可證。不許他們在那裡建築教堂，不許他們和耶穌教人自由接交朋友，與自由社交，違者處以徒刑或五元的罰金。這是一八六五年的命令。

在羅馬尼亞，全歐洲都給與猶太人以寬大平等了，惟羅馬尼亞那裡有四千猶太人，分散在各級層中，但是一樣的被歧視。直到一八五八年才與以平等，但是在政治方面還是沒有地位。在一八六六年人民又起來作反猶太運動，直至英法出來干涉，以致用政治方法解決。

以上是山阿文二十世紀百科全書譯下來的，他是根據歷史和法文的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百科全書譯下來的。由上邊的史實吾人可以知道，猶太人在各個民族和各個國家所受到壓迫，並且知道回教民族給與他們的自由與保護，這是回教教義賜與回教民族的寬大豪爽。沒有門戶之見，派別之分。

回教人對於非回教人的寬大，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前例的，尤其是有經典的人，把他們的宰牲認爲相宜，把與他們結婚認爲使得。（本節完）

教門是便於人遵行的，不是使人困難的。

「真主要你們容易，不要你們困難！」（二，一八五）
 「真主不要爲教門而傷害你們。」（五，六）
 「真主不在人的能力之外而免強人。」（六，一五二）
 聖人說：「教門是容易的，凡行教門的人，必能克服它；既然你們要公正！互愛！報喜！在早晚與夜間求助於 真主！」
 又說：「凡給人方便的人，真主在今後兩世給他方便！」
 又說：「不要傷害人！不要互相傷害！」

先賢古蘭譯文考

馬堅

(五) 先賢伍公子先古蘭譯文(續)

「穆罕默德惟是欽差。」

「穆罕默德只是一個天使，在他之前有許多天使確已逝去了，如果他病故或陣亡，你們就要叛道麼？」(三：一四四)

「讀主清淨，他把他的二卜德，夜間昇上。」

「讀那個主清淨，他把他的奴婢夜間昇上。」

「主上把他的板德夜間取上。」

「讚頌安拉，超絕萬物，他在夜間使他的僕人從禁寺旅行到我會降福於其四周的遠寺，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些跡象。」(一七：一)

「他們在自己上讓與人，縱然在自己必要之時。」

「他們雖有急需，也願把自己所有的讓給那些教胞。」(五九：九)

「在他們心中有病。」

「他們的心裡有病。」(二：一〇)

「決然我將強過他們行爲的事，回賜他們。」

「凡行善的信士信女，我誓必要使他們過一種美滿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們所行的最大的善功報酬他們。」(一六：九七)

「這是我與你其中離別。」

他說：「我與你，從此作別。」(一八：七八)

「你們記想我，我記想你們。」

「你們記想我，我就記想你們。」

「故你們當記念我，(你們記念我，)我就記念你們；你們當感謝我，不要辜負我。」(二：一五二)

「你們多記想主，你們方得脫離。」

「你們多記想主，將來從忘本的病症中，就得脫離。」

「你們多記想主，將來方得脫離。」

「信道的人們呀！當你們遇見一隊敵軍的時候，你們當鎮定，當多記念安拉，以便你們成功。」(八：四五)

「那些人站着，坐着，睡着，俱是記想主的。」

「他們站着，坐着，躺着記念安拉，並思惟天地的創造。」(三：九一)

「若你們顯然你們心間所有之事，或心間隱瞞之事，俱憑他拷算你們。」

「天地萬物，只是安拉所有的；你們的心事，無論加以表白，或加以隱瞞，安拉都要依它而稽核你們。」(二：二八四)

「調養他們的主，與他們飲清淨的飲饌。」

「主上把潔淨的飲，使他們飲。」

「他們的主，將以純潔的飲料賞賜他們。」(七六：二一)

「在盞中與他們蜜調的飲饌。」

「他們得用那些杯飲滿薑汁的醴泉。」(七六：一七)

「你在你忘記的時候記想主。」

「你若忘却，便當記念你的主。」(一八：二四)

「清真的言語往主上昇。」

「欲得尊崇的人，須知尊崇全歸安拉。良言上升到他的闕下，他升起善行。」(三五：一〇)

「主作證的實無主，惟有真主。」

「安拉乘公作證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衆天神和衆學者，也這樣作證。」(三：一八)

「你們記想主，就如記想你們的父祖，或者還至記想。」

「你們舉行朝覲的典禮後，當記念安拉，猶如記念你們的祖先一樣，或我記念得更多些？」(二：二〇〇)

「你們當在心中哀憐懼怕，記想主，不可高聲。」(緊接：「你們」當作「你」。)

「你在你心中哀憐懼怕着，記想你的主，不可高念。」

「你當朝夕恭敬而恐懼的默念你的主，當以低聲讚頌他，你不要悻悻

當作「你」。

「你在你心中哀憐懼怕着，記想你的主，不可高念。」

「你當朝夕恭敬而恐懼的默念你的主，當以低聲讚頌他，你不要悻悻

。】(七：二〇五)

「你念額樂乎，然後你把他們丟了，任他們入在胡言裡。」

「你們念額樂乎，然後你把他們丟去。」(堅按：「你們」當作「你」)

】。

「你說：「安拉」。然後，任隨他們在妄言中遊戲。」(六：九一)

「若你畢了，然後你苦心貪愛你的主。」

「當你的事務完畢的時候，你當勤勞，你當向你的主懇求。」(九四

：七，八)

「的實我見十一個星與日月，我見他們俱與我叩頭。」(堅按：「與

」字作「向」字解。)

「當時優素福對他父親說：「我的父親呀！我確已夢見十一顆星和太

陽，太陰，我夢見他們向我叩頭。」(一二：四)

「的實我夢見宰你，然後你看你如何主意。子云：父應主命行事。」

「當他已長到能幫着他操作的時候，他說：「我的小子呀！我確已夢

見我宰你為犧牲。你考慮一下！你究竟有什麼意見？」他說：「我的父親

呀！請你執行你所奉的命令罷。倘若安拉意欲；你將發見我是堅忍的。」

(三七：一〇二)

「兩個人中，一個人說：『的實我夢見我榨酒。』那一個說：『的實

我夢見把一個點心，放在我頭上，鴿鳥吃他。』(堅按：「榨」當作「榨

」。)

「有兩個青年，與他同齊入獄。這個說：『我確已夢見我擠葡萄釀酒

。』那個說：『我確已夢見我的頭上頂着一個餡餅，衆鳥飛來啄食，請你

將我們的夢兆的解釋告訴我們；我們的確認為你是行善的。』(一二：一

六)

「的實我夢見七個肥牛，有七個瘦牛吃他。」

「國王說：『我的確夢見七頭肥牛被七頭瘦牛吃了』(一二：四三)

「我從他們不知的事上，漸傷他們，我姑容他們，的實我的刑罰，是

堅固的。」

「否認我的跡象的人們，我要使他們不知不覺的漸趨於毀滅。我寬容

他們，我的計策確是周密的。」(七：一八二，一八三)

「凡人俱知道自己的飲處。」

「每一個人知道自己飲餓的去處。」

「各部落都知道自己的飲水處。」(二：六〇，七：一六〇)

「聖人是光明的燈。」

「先知呀！我確已派遣你為見證，為報喜者，為警告者，為奉安拉的

命令而召人於安拉者，為照耀的明燈。」(三三：四五，四六)

「主上與母撒對言。」

「主上與母撒對言。」

「安拉會與母撒對話。」(四：一六四)

「他不存不留。」

「你怎能認識火痛是什麼！它不讓任何物存在，不許任何物留下。」

(七四：二七，二八)

「主是古有永久明顯隱藏的，在萬物上是能知的。」

「他是前無始後無終的，是極顯著極隱微的，他是全知萬物的。」(

五七：三)

「我把幔帳從你上揭起，那日間你的內眼就開明了。」

「你確已忽視此事，但我已揭開你的蒙蔽，所以你的眼光，今日是銳

利的。」(五〇：二二)

「他們先迷路了，他們把許多人引在迷路上。」

「有一夥人，以前會自己迷誤，並使許多人迷誤，而且背離正道，你

們不要順從他們的私慾。」(五：七七)

「主上從勅令上，把命降在任意的奴婢上。」

「主上把勅命的事，授與聖人。」

「他使衆天神奉他的命令，帶着精神，降臨他所意欲的僕人。」(一

六：二)

「那時間母撒為我的約會來，因此如他說：『你顯與我，我見你。主

上勅命說你決不能見我。』

「你顯與我見。」

「你顯與我，我見你。」

「那時間主上顯與山，山都轉的碎了，母撒昏暈着跌倒。」

「那時主上顯與山，山轉的碎裂，母撒昏暈着跌倒。」

「當母撒爲我的會期而來，而他的主對他說話的時候，他說：『我的主呀！求你昭示我的本體，以便我看見你。』他說：『你絕不能看見我，但你看那座山罷。倘若它能在它的本位上堅定，那末，你就能看見我。』當他已對那座山微露光非的時候，他使那座山變成粉碎的。母撒暈倒在
地上。」（七：一四二）

「這個是主的恩惠，主將他與他任意之人。」

「這是主的恩惠，與他任意之人。」

「這是安拉的恩惠，他用來賞賜他所意欲的人。」（五：五四，五七
：二一，六二：四）

「的實那些相期穆罕默德之人，則是相期主之人。」

「的實凡與你相期的，即是與主相期。」

「與你訂約的人們，其實只是與安拉訂約。」（四八：一〇）

「我把我會前的知識教與他。」

「他倆就發見我的一個僕人，我已把從我發出的慈恩賞賜他，我已把
從我發出的知識傳授他。」（一八：六五）

「你在射時不會射，雖然是主射。」

「當你射擊的時候，你沒有射擊，安拉却射擊了。」（八：一七）

「一個螻蛄說：『衆螻蛄，你門進窠，莫教數來媽納的兵馬，把你們
踐了。』」

「這他們來到了蟻谷的時候，一個母蟻說：『螞蟻們呀！你們都進自
己的家裡去，絕不要讓素頓曼和他的軍隊，不知不覺的蹂躪你們。』」（二
七：一八）

「主任意味去，任意留存。」

「主上勾抹任意之事，存留任意之事。」

「安拉勾銷他所欲勾銷的，保留他所欲保留的。」（二三：三九）

「你把蛋樹往你上搖動，他就把新鮮的棗兒落在你上。」

「妳向着妳的方向搖撼海濱樹幹，就有新鮮的成熟的海棗落在你的面
前。」（一九：二五）

「如你從泥土憑我的命令，造一個飛禽形像，然後你吹他，憑我的命

令就飛了。」

「當時你曾奉我的命令，用泥造一個像鳥樣的東西，你吹氣在裡面，
它就奉我的命令而飛翔。」（五：一一〇）

「主你願與我，你是如何復生死人。」

「當時易卜拉欣說：『我的主呀！求你昭示我你怎樣使死人復生。』他
說：『難道你不信麼？』他說：『不然。我要求實驗，以便我的心安定。』

」（二：二六〇）

「此後你叫他們，他們就忙到你上來。」

「然後你叫喚它們，它們就飛到你的面前來。」（二：二六〇）

「若你把死者，憑我的命令取出。」

「你又奉我的命令，使死人復生。」（五：一一〇）

「你爲你的罪告饒。」

「你當爲你的過失而求饒。」（四〇：五五—四七：一九）

「你說：『主，你增我的知識。』」

「你說：我的主呀！求你增加我的知識。」（二〇：一一四）

「那日間一切面容，都是光亮的。」

「那日期，一夥人的面容，是白亮的，一夥人的面容，是黑暗的。」

「在那日，有些臉將變成白晰的，有些臉將變成黧黑的。」（三：一
〇六）

「的實盡限至你的主。」

「你的主，是衆生的歸宿。」（五三：四二）

「穆罕默德不是一人之父。」

「穆罕默德不是你們中任何男子的父親。」（三三：四〇）

「我差你不爲甚麼，則除是爲慈憫一切世界。」

「我派遣你，只爲慈憫全世界的人。」（二二：一〇七）

「凡人順了聖人，即是順主。」

「誰服從天使，誰確已服從安拉。」（四：八〇）

「的實往主上歸。」

「萬物必定只歸你的主。」（九六：八）

「他原屬於逆恩之輩。」

「他原是不信道的。」(二：三四)

「那個主他從綠樹上，把火轉與你們。」

「他是爲你們而用綠樹創造火的。」(三六：八〇)

「在火中的人，與周圍的人上，都是吉慶。」

「火中人，與火周圍的人，俱受吉慶。」

「在火光的附近和四周的人，都蒙福祐。」(二七：八)

「的實主不虧人一星兒。」

「安拉必不虧枉人一絲毫。」(四：四〇)

「那些人爲主出征，決然我指他們正道。」

「爲我而奮鬥的人們，我誓必指示他們我的道路。」(二九：六九)

「卽如主上起初造化你們，將來你們還要歸於主上，一夥人行正道，

一夥人迷路在他們上實在了。」(堅按：此段是將不同章的若干節混在一

處，從下面所引抽譯各節便能看出。)

「你們確已孤孤單單的來見我，猶如我初次創造你們的時候一樣。」

(六：九四)

「你們確已來見我，猶如我初次創造你們的時候一樣。」(一八：四

八)

「他初次會創造你們，你們只被召歸他。」(四一：二二)

「但他們中有安拉所引導的，有應當迷誤的。」(二六：三六)

「然後我把經典賜與我揀選的那些板德。然後從他們中，也有虧己的

，也有中等向上的，從他們中，也有憑主命好事上爭先的。」

「從他們中有虧己的，從他們中有中等的。」

「然後我使我所選擇的僕人們繼承經典；他們中有自欺的，有中和的

，有奉安拉的命令而爭先爲善的，那確是宏恩。」(三五：三二)

「此後的實他們都歸於我。」

「他們必定只歸於我。」(八八：二五)

「你知道我納伏私中的事，我不知道你納伏私中的事。」

「你知道我意中的事，我却不知道你意中的事。」(五：一一六)

「這等人同着受主恩的那些聖人，與誠信，捨身，清廉的一切人。美

哉，與這夥人相伴，此是主的恩惠，此真是主的恩惠貴了他。」

「這一夥人，同着主恩的那些聖人，與誠信的人，與捨身清廉的一切人。」

「凡服從安拉和天使的人，都與安拉所祐祐的先知們，忠信的人們，誠篤的人們，善良的人們同在。這等人是很好的伴侶。」(四：六九)

「在行好的人上，有好，有加增。」

「行善的人，將獲善報，且有餘慶。」(一〇，二六)

「也沒有進地獄的，除是邪不信正道，轉臉的薄福之人。」

「也沒有進地獄的，除是那些不信正道，轉臉的薄福之人。」

「沒有進地獄，除是那不信正道，轉臉至薄福之人。」

「沒有進他的，除是至薄福的人。」

「惟薄命的人墮入其中，他否認真理，而背棄之。」(九二：一五)

「的實一切好人，俱在天堂中。」

「善人們必在恩澤中。」(八二：一三)

「的確背逆內外不一之人，一總在著喊難地獄裡。」

「惡人們必在烈火中，他們將在報應之日，墮入烈火。」(八二：一

四：一五)

「那些歸信，把以媽尼不被虧枉遮了的人，他們有安寧，得其正道，

• (堅按：「遮」字當譯作「混」字)

「確信安拉，而未以不義混淆其信德的人，不畏懼刑罰，而且是遵循

正道的。」(六：八二)

「凡人好秤盤輕，他的歸着是火獄。」

「他的母，是哈委葉地獄。」

「至於善功的分量較輕的人，他的歸宿是深坑，你怎能知道深坑裡有

什麼？有烈火。」(二〇一：八一—二)

「這夥人，主上把他們的歹性，更爲好性。」

「惟悔罪而且信道，並行善功的人，安拉要勾銷他們的罪惡，要錄取

他們的善功。」(二五：七〇)

「不拘何時，他們的皮肉化了，我將另一塊皮肉換與他們。」

「不信我的跡象的人，我必定使他們入火窟，每當他們的皮膚燒焦的

「又一夥等待主的命令，或者是罪他們，或者是准他們的追悔。」
 「還有別的人，留待安拉的命令；他或懲罰他們，或赦宥他們。」
 (九：一〇六)

「的實主上喜的是追悔之人，喜的是潔淨之人。」

「安拉的確喜愛悔罪的人，的確喜愛潔淨的人。」(二：二二二)

「他們喜今世的活，他們定於他。」

「不希望與我相會，只願永享今世的生活，且依依不捨的人們，和忽視我的種種跡象的人們，這等人，必因自己的營謀，而以火窟為歸宿。」
 (一〇：七，八)

「又一夥人，他們認自己的罪，他們把清廉的與不好的事相攙，只怕主上准他們的追悔。」

「他們將清廉的幹辦，與醜事相攙，只怕主上准他們的追悔。」

「還有別的人，已招認自己的罪惡的，他們會使善行與惡行相混，安拉或許准他們的悔過。」(九：一〇二)

「我豈不憑後世日期發誓，我豈不憑怨己的納伏私發誓。」

「我以復生日盟誓，我以自責的靈魂盟誓。」(七五：一，二)

「你們如何隱滅主，你們原是死的，然後主上把你們活了，然後叫你們死了，次後把你們復生，次後把你們歸在主尊前。」

「次後叫你們活，次後叫你們死，次後把你們歸至他。」

「你們原是死的，然後主上把你們叫活，然後又叫你們死，又把你們復活。」

「你們怎麼不信安拉呢？你們原是死的，而他以生命賦予你們，然後使你們死亡，然後使你們復生，然後你們要被召歸於他。」(二：二八)

「我把他轉為散亂的灰塵。」

「我將處理他們所行的善功，而使它變成飛揚的微塵。」(二五：二)

三

「虔誠人在險峻山。」

「真的，善人們的記錄，確在善行簿中。」(八三：一八)

「那些人聽好言語，然後跟隨至好的言語。」

「他們傾聽言語，而從其至美的。」(三九：一八)

「主上喜的是那一切歸信之人，主上把他們從一切黑暗取到光明。」
 「安拉是信士們的保祐者，他使他們從重重黑暗走入光明。」(二：二五七)

「火，你轉的涼與安寧。」

「我說：『火呀！你對易卜拉欣變成涼爽的，平安的罷。』」(二：六九)

「你說：『執掌國土的主，你把國土與你任意之人，你把國土從你任意的人上取起。』」

「你說：『安拉呀！國權的主呀！你要把國權賞賜誰，就賞賜誰；你要把國權從誰手中奪去，就從誰手中奪去。』」(三：二六)

「你把國土與你任意之人，你把國土從你任意之人上取去。」

「他從鬼兒山那邊見火。」

「他看見山的這邊有一個火光。」(二：二九)

「你們知道，一切心，憑記想主方定。」

「真的，一切心因記念安拉而安靜。」(一三：二八)

「天堂中有你們的納伏私所想，與眼得滋味的事。」

「樂園中有心所戀慕，眼所欣賞的樂趣。」(四三：七二)

「的實我的好在他們中爭先的那這人上，他們從那好上是選的。」

「堅按：『這』字必為『些』字之訛，『那好』原文代名詞乃指第九十八節中『折罕南』火窟而言，誤譯作『那好』，故自相矛盾。」

「會蒙我的最後的待遇的人們，將遠離火窟。」(二：一〇二)

「可是你在地土造化那壞事傾血的人。」

「他們說：『我們讚你超絕，我們讚你清淨，你還要在大地土設置作亂和流血的人麼？』」(二：三〇)

「凡人幹了一件好，在他上有十倍回賜。」

「行一件善的人，將得十倍的報酬。」(六：一六〇)

「你們當逃在主上。」

「你說：『你們當逃歸安拉。』」(五一：五〇)

「却說抗命揀選今世活的人，的實者黑目地獄，是他的歸着。」

「凡人抗命，揀選今世的活，的實地獄是他的歸着。」

「過分而且選擇今世生活的人，火窟必為他的歸宿。」（七九：三七）

「却說凡人怕主的尊前，把自性從好欲上止住，的實天堂是他歸回之處。」

「凡人怕主，把納伏私從好欲上止住，的實天堂是他的歸着。」

「把自性從好惡上止住。」（堅按：此處「惡」字，是善惡的惡，不是愛惡的惡。）

「至於怕站在主的面前受審問，並戒除私慾的人，樂園必為他的歸宿。」（七九：四〇、四一）

「却說那些薄福之人在地獄裡，他們長川在他裡邊喊叫，料天地為永久，只除是主的要為。」

月
「至於薄命的人，將入火窟，他們在其中，將悲歎，將呻吟；他們將天長地久的永居其中，除非你的主所意欲的。」（一一：一〇六、一〇七）

「從你們中無一人則已，但有俱要過他。」

「你們中沒有一個人不到火窟的。」（一九：七一）

「不久他入有燄的地獄。」（堅按：燄字當作「焰」。）

「他將入有燄的烈火。」（一一：三）

「的實一切奸邪之人，在地獄至低的火口。」

「的實一切奸邪之人，在至低的火坎裏，你在他們上不能相救的。」

「偽信的人們，必墮入火窟的最下層，你絕不能為他們發見任何援助者。」（四：一四五）

「水陸的災難，憑着人親手的作為顯揚了。」

「災害因衆人所犯的罪惡而顯現於大陸和海洋，以致安拉使他們嘗試自己的行為的一點報酬，以便他們悔悟。」（三〇：四一）

「若他們遇見疑信之人，就說我們同你們。惟獨我們戲弄他們。」（堅按：中間有遺漏。）

「他們遇見信士們就說：『我們已信道了。』他們回去見了自己的惡魔，就說：『我們確是你們的同黨，我們不過是愚弄他們罷了。』」（二一：一四）

「飾他納使他兩個錯脚。」

「嗣後，惡魔使他們倆為那棵樹而犯罪。」（二：三六）

「主，我虧了自己了。」

「我的主呀！我確已自欺了。」（二七：四四，二八：一六）

「這都是今世活的貨物。」

「把計較之人送進天堂。」

「敬畏主的人，要一隊一隊的被邀入樂園。」（三：七三）

「把逆恩的人趕進地獄。」

「不信道的人，要一隊一隊的被趕入火窟。」（三九：七一）

「凡人俱要墮死。」

「一切衆生，都要嘗死的滋味。」（三：一八五，二：三五，二九：五七）

「將來我把他起初的形容歸與他。」

「他說：『你握住它罷，不要畏懼，我將使它回復原狀。』」（二〇：二一）

「你說頭一次造化他的主復活他。」

「你說：『初次創造他的，將使他復生。』」（三六：七九）

「那日期把地面換作另一塊地面。」

「在那日，這大地要變成別的大地，這些天亦要變成別的天。」（二四：四八）

「從粘泥上造化。」

「我確已用黏泥創造了他們。」（三七：一一）

「他們歡樂着領受主上所賜的恩惠。」

「他們又喜歡安拉賞賜自己的恩惠，又喜歡留在人間，還沒趕上他們的那些教胞，將來沒有恐懼，也不憂愁。」（三：一七〇）

「他的清晨是一月的路，晚夕是一月的路。」

「我會使風供素賴曼的驅使，風在上午旅行一月的途程，在下午旅行一月的途程。」（三四：一一）

「你君天下之人。」

「濃正道法度。」

「你不可跟隨自性。」

「自性把你從主的道路上迷了。」

「的實我把你轉作地面上地位之人，然後你在人中憑勅命正道，不可隨自性，因為自性，把你從主的道路上就迷了。」

「的實那些從主的道路上迷了的人，擄算日期，在他們上滿忘本的事，有利害的刑罰。」

「達五德呀！我確已任命你為大地的代治者，你當為人民秉公裁判，不要順從私慾，以免私慾使你叛離安拉的大道。叛離安拉的大道的人們，將為忘却清算之日而受嚴厲的刑罰。」(三八：二六)

「可會見那樣的人，他把他的自性，取作他的主。」(緊按：「可會見」當譯作「你告訴我罷」，有哲拉賴尼經註為證。)

「你告訴我罷，以私慾為主宰的人，你還能做他的監護者麼？」(二五：四三)

「你告訴我罷，以私慾為主宰的人，安拉本真知而使牠迷誤，並封塞牠的耳和心，在他的眼上加翳膜，安拉使他迷誤之後，誰能引導他呢？」(四五：三三)

「他曉諭人說：『我是清高調養你們的主。』」

「爾後，他轉背而奔走，於是召集民衆，而呼籲，說：『我是你們的主尊的主。』」(七九：二四)

「的實主是恕人的。」

「安拉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二二：一七三)

「因為罪一切奸邪疑二之人。」

「那是不義的人們的報酬。」(五九：一七)

「主上得你是貧窮的，然後使你富足。」

「難道他沒有發見你零丁孤苦，而使你有所歸宿？他曾發見你徘徊歧途，而把你引入正路，他曾發見你家境寒苦，而使你衣食豐足。」(九三：一八)

「主的恩在你上廣大。」

「他對於你的恩惠，確是重大的。」(一七：八七)

「的實你在尊大(主)的性格上。」(緊按：「主」字是衍文。)

「你的確具備一種偉大的德行。」(六八：四)

「的實我把寄物，顯與天地山川，他們不敢担他，他們怕他，惟人把他担了。的實人是愚猛。」

「人把他担了，的實人是黑暗愚猛的。」

「的實他們原受虧愚猛的。」

(緊按：原文

انهم ان ظنوا جهولا 在譯文中或遺漏或誤解，始終不妥

帖，「黑暗愚猛的」，是將

ظوما 當作

مظلمًا

，「受虧愚猛的」，是將

ظوما 當作

مظوما

的意義是

كثير الظلم (多行不義

的) ، كثر الجهول (無知無識的) 。

「我確已將責任委託天地和山嶽，但它們不肯承當它，它們畏懼它，人却承當了它——人確是不義的，確是無知的——以致安拉懲罰偽信的男女，和以物配主的男女，而赦宥信道的男女。安拉是至赦的，是至慈的。」(三三：七一，七三)

「那些拜佛之人，也說我們拜佛，不為甚麼，只因他們把我們引近真主。」

「捨安拉而以偶像為保護神的人說：『我們崇拜他們，只為他們能使我

們親近安拉。』」(三九：三)

「我把一個形體，丟在他座位上。」

「我確已試驗素賴曼，我曾將一個肉體，投在他的寶座上。」(三八：三四)

「的實主上勅命公道，行恩，親百姓，從非禮，凶惡，虧枉上禁止。

主上教化你們，只要你們受勸。」

「安拉的確命人公道，行善，施濟親戚，並禁人淫亂，作惡，暴虐，

他勸你們，以便你們覺悟。」(一六：九〇)

「主，你從我的家中，將我弟哈魯納轉為我的臣宰，憑他輔相與我

。」

「求你從我的家屬中為我任命一個輔弼——我的哥哥哈倫——而以他相助

我，使他與我同事。」(二〇：二九—三一)

「主工把有學問之人，升高品級。」

「主上將你們中歸信的人，與有學問的人，昇高品級。」

「安拉要將你們中信道的人們升級，並將你們中有學問的人提升若干級。」(五八：一一)

「人中惟有學者懼怕主。」

「從板德中惟獨學者怕主。」

「安拉的僕人中，只有學者敬畏他。」(三五：二八)

「相比受討拉志經典，不會遵行的人，就如馱經的驢子。」

「奉命遵守討拉特，而不遵守的人們，譬如馱經的驢子。」(六二：五)

「的實這個是我的正道，然後你們跟隨他，不可跟隨一切傍門，不然，把你們從正道迷了。」

「這確是我的正路，故你們當遵循它；你們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們離開安拉的大道。」(六一：一五三)

「早晚你念主的尊名。」(堅按：這是將第三章第四二節與第五章第七四節混合為一。)

「你們當朝夕讚他超絕萬物。」(三三：四二)

「你當頌揚你的主的大名。」(五六：七四，九六，六九，五二)

「主上把潔淨的飲，使他們飲。」

「他們的主，將以純潔的飲料賞賜他們。」(七六：二一)

「你在主與你恩典中，尋後世宅院，從今世中不可忘記自己濟益之事。」

「你當藉安拉賞賜你的財產而營謀後世，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你當以善待人，像安拉以善待你一樣。」(二八：七七)

「近你跟前的事是不久的，近主跟前的事是永久的。」(堅按：「你」字原文是「你們」。)

「你們所有的，都是要罄盡的；在安位的閣下的，是永存的。」(一六：九六)

「唯獨一切摩敏是弟兄。」

「信士們只是教胞。」(四九：一〇)

「把天課喜散親戚，孤兒，赤貧之人，在外的窮人，乞討之人，在人手下之人。」

「但是正義是信安拉，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經，信先知，並將所受的財產施濟親戚，孤兒，貧民，旅客，乞丐和贖取奴隸，并謹守拜功，完納天課，履行約言，忍受窮困，患難，戰禍。這等人，確是忠貞的，這等人確是敬畏的。」(二：一七七)

「衆歸信之人，你們不可似門當用財之人，把你們的施捨，憑着實情與怒噴壞了。」

「信道的人們呀！你們不要爲責備受施的人和損害他而使你們的施捨變爲無效，猶如爲沽名而施捨其財產，且不信安拉和後世的人一樣。」(二：二六四)

「在他們財帛中，在乞討與貧人上有干係。」

「他們的財產中，有乞丐和貧民的權利。」

「的實人抗命，因爲見自己無求。」

「人確是過分的，因爲自己是無求的。」(九六：六一—七)

「倘若安拉使他的僕人們得享受寬裕的給養，他們必在大地上作惡；但他依定量而降下他所欲降的給養。他對於我的僕人們，確是徹知的，確是明察的。」(四二：二七)

「若我在人上行惡，他就背逆了，往他那邊遠去了。」

「當我施恩於人的時候，他忘恩而自大；當他遭遇禍患的時候，他變成絕望的。」(一七：八三)

「當我施恩於人的時候，他忘恩而自大；當他遭遇禍患的時候，他祈禱不絕。」(四一：五一)

「你們在兒女財帛中誇逞。」

「你們當知道；今世生活，只是遊戲，娛樂，浮華，矜誇，以財產和子孫的富庶相爭勝。」(五七：二〇)

「門當使你們昏愚。」

「競賽富庶，已使你們疎忽。」(一〇二：一)

「額叫勒下地方，那些退陣之人，與你說財帛家眷，把我們悞了。」

「逗留在後方的遊牧人們將說：『我們要照料我們的財產和家屬，所以請你爲我們求勝。』」（四八：一一）

「你莫猜總主恩典膏香的人，那膏香在他上好麼，不然在他上至歹，後世將他們膏香的財帛，拋在他脖項中。」（堅按：「他」當作「他們」。）

「吝惜安拉所賜的恩惠的人，絕不要認爲他們的吝惜，是對於他們有益的，其實，那是對於他們有害的；復生日，他們所吝惜的財產，要繫在他們的頸項上。」（三：一八〇）

「浪費之人，是邪魔之類。」（堅按：「邪魔之類」原文是「火窟的朋友」。）

「過分的人，必是居位火窟的。」（四〇：四三）

「莫教今世的活，把你們哄好。」

「安拉的應許，確是真實的，所以絕不要讓今世的生活欺騙你們，絕不要讓猶賊以安拉的優容欺騙你們。」（三一：三三）

你們的財帛兒女，唯獨是駭雜。」

「你們當知道你們的財產和兒女，只是一種試驗；安拉的闕下，有重大的報酬。」（八：二八）

「你們的財產和兒女，只是一種試驗；安拉的闕下，有重大的報酬。」（六四：一五）

「的實他們通是我所惡的，除是調養一切世界的主。」

「他們確是我的仇敵，惟全世界的主則不然。」（二六：七七）

「若你們拜主，你們應當感謝主。」

「你們當感謝安拉，倘若你們只崇拜他。」（一一：一七）

「若你們背恩，的實我的刑罰是利害的。」

「當時你們的主會宣佈說：『如果你們感謝，我必對你們恩上加恩；如果你們孤負，那末，我的刑罰，確是嚴厲的。』」（一四：七）

「那些人，生易買賣不能把他們從記想主上換了。」

「生易買賣，從記想主與拜主上不悞的那些男子。」

「即是那些不被今世生意買賣，從記想主上失悞的人。」

「生意不能把他們從記想主與拜主教天課上失悞。」

「在安拉許人加以僉崇，並許人在裡面記念他的尊名的許多寺院裡朝夕讚頌安拉超絕萬物的，是若干男子，生意買賣，不能使他們疎忽，而記念安拉，謹守拜功，完納天課，他們畏懼那心亂眼花的日子。」（二四：三六，三七）

「的實你們近主尊前，至貴的是在你們中至行計較。」

「據安拉看來，你們中最尊貴的，是你們中最敬畏的。」（四九：一三）

三）

「那些人若他們用度，也不浪費，也不掙緊，在此中中行。」

「他們用錢的時候，既不浪費，又不吝嗇，却守中道。」（二五：六七）

七）

「的實主上，憑着天堂，把摩西的身財買了。」

「安拉確已用樂園換取信士們的生命和財產。」（九：一一）

「凡人要今世的耕種，我從他中與他，後世在他上無分；凡人要後世的耕種，我在他耕種裡加增與他。」（堅按：此處上下兩節，互相倒置。）

還是你耕種的，或是我耕種的。」

「你們告訴我罷！你們所耕種的五穀，究竟是你們使它發育呢？還是我使它發育呢？」（五六：六四）

「凡人要作今世的生意，我從他中也與他些，雖然後世在他上無分了。」

「凡人要作後世的生意，我在他生意中加增與他。」

誰欲得後世的收穫，我就加倍誰的收穫；誰欲得今世的收穫，我就給誰一點收穫，他在後世，沒有份兒。」（四二：二〇）

「你說真主尊前的事，強過了頑戲與生意。」

「你說：『在安拉的闕下的，比遊戲和生意還好。』」（六二：一一）

「我可把你們引在那樣生意上，從使人疼痛的刑罰上，與他們脫離的，就是你們歸信主與差欽，你們憑身財，在主的道路上上緊。」（堅按：「差欽」「欽差」之訛。）

「信道的人們呀！我將指示你們一種生意，能使你們脫離痛苦的刑罰，好麼！你們信仰安拉和天使，你們以自己的財產和生命爲安拉而奮鬥；

那對於你們是更好的，倘若你們知道。」(六一：一〇，一一)

「那些積聚金銀，不肯在主道路上用度之人，然後你憑使人疼痛的刑罰，報信與他們，在那一日，把他們的財帛，在地獄中燒熱，烙他們的額與肋與脊背。這個是你們當時爲自己積聚下的，然後你他嗜積聚的事。」

「窖藏金銀，而不施捨於主道的人們，你當以痛苦的刑罰向他們報喜，在那日要把那些金銀，放在火裡燒紅，然後用來烙他們的前額和兩脅和脊背。」這是你們爲自己而窖藏的。你們嘗嘗自己所窖藏者的滋味罷。」(九：三四，三五)

「歸信之人，你們從蒼幹的潔淨財帛中用度。」

「信道的人們呀！你們當分捨自己所獲得的美品，和我爲你們從地下」(八)

出產的物品，不要擇取那除非閉着眼睛連你們自己也不願收受的劣質物品，用以施捨。」(二：二六七)

「我把他在觀看的人上標飾了。」

「我確已創造十二宮在天，我爲觀察的人們而點綴天。」(一五：

一六)

「主上命人不爲甚麼，只爲拜主虔誠。」

「判斷只歸安拉。他命令你們只崇拜他。」(一一：四〇)

「你們從他中吃，你們皆貧窮之人。」

「你們可食其肉，並當用以款待困苦的和貧乏的人。」(二二：二

法魯克留埃學生團歸國日記

士謙

月

六日 聚禮三，因故又未能下船，聞該船在此卸貨需要一個月才能完畢，到香港還要停留，大約最低限度要兩個月後才能到上海。

七日 聚禮四，今天本來準備到岸上去，但是划小艇的華僑，不懂國語。沒有講通，隨在罷。下午上煤的工人有小工人年十六歲，名陳寶歲者，能說很流利的國語，因爲他曾在、學讀過四年書，他的父親原是工頭，後來被日寇殺死了，被繼其父業。同學們爭與其談話，認爲中國人能說國語很奇怪。

八日 聚禮五，早九時船已到岸，大家都爭先恐後的下地去，要逛逛這世界上有名的都市，它儼然是中國城市，土匪賊盜之多也如中國內地城市一樣，有兩位同學在電車上被五六個小偷包圍起來，兩人捉住手，一人向腰中去掏，但是因爲同學力強，好容易才把他們打退了，結果沒有遺失分文。

九日 主麻，上午九時許，下船去找領

專館拜訪領事，領事姓吳廣東人，不諳國語，官僚氣十足。據說此地有兩三千僑胞已登記候船返國。由領事館出來到皇家禮拜寺去禮主麻，該寺爲新埠最有名的禮拜寺，其建築高爽明亮，上下兩層，可容數千人禮拜。但是主麻時人並不多，只把下層跪滿，因爲該地回民爲極少數，不到十分之一。主麻拜後想到柔佛去探望幾位曾在開羅相識的朋友出了禮拜寺後不知去向，正在徘徊之際，忽見一位青年前來道色蘭，問他懂得阿刺伯語或英語嗎？答不懂得，我對他說我要到柔佛去，他明白了，他就帶我到汽車站。由新埠到柔佛

票價六角錢。汽車站皆是柏油鋪的，兩旁都是叢茂的樹林和丘陵，沿途的鄉村與店舖都是中國人所開設的，經過一所。僑中學就望見柔佛政府的大樓了。下車後打問穆甫提(大教長)住在那裡就有當地人告訴我他的地址，並替我僱了輛三輪，但是三輪也不認得那個地方，後來有一位回教弟兄說：艾哈默德沙先生在市場買菜的，他

知道，一會兒就回來了。後來在見面之後道知他是柔佛的法官，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話，他與穆甫提哈三先生爲鄰居，於是我們一同向哈三先生家裏去，其道路之崎嶇與香港的道路相同，亦皆爲柏油路，約半小時到了一個山坡上，他說那山巔上聳立的房子就是穆甫提的住宅。我和哈三先生雖在愛賓館同過兩年之久，但是因爲我們那時初到，對於外國人很少接觸，所以看起來好像沒有見過面似的。他的住宅完全是現代化，電燈電扇自來水抽水麻桶應有盡有。他是一九四〇年畢業於愛大，回來就任此職，他說在日本佔領時期，曾受過不少的苦痛，他們所用的汽車都被日本拿去了，至今還無法再購買。他又說：在日本未來的時候，我是很同情日本的主張——亞洲是亞洲人的。但是在他們來到的第一年我們就懷疑這個主張，第二年我們就更明白了，亞洲是日本的。前者完全是宣傳和欺騙，我們不願日本人來統制我們，更不願英國人來壓迫我們，帝國主義者

雖是方法有別，其目的是一個。英國人這次回來以後，簡直要把馬來半島畫歸他們的領土，連以前傀儡式的政府，都不給我們留了。我和幾位同志起來反抗，於是就把我拘留在家中，六個月之久，不准我外出，日用品非用票買不來，連票也不發給我們，直到本年六月底才恢復自由，東方人再不爭氣，就永遠淪為白人的奴隸。

天已晚了，他留我住宿在他家裏，旁晚大雨，開齋飯後，另有兩位愛大同學和幾位教胞來訪，談到十點半鐘方散，談話的題目不外在開羅的一切一切。我們大家一致希望成功的就是遠東回教聯誼會，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在內），中國，以這三個國家的回民為主體，在這三個國家設立三個分會，不設總會，每年開大會一次，由這三國輪流召開，這個問題是在開羅與印度與印尼同學們常談的。但是這次的談話比較更接近了。另外是馬來亞同盟問題，他們有鑒于阿拉伯同盟的成績，所以很希望能早日成功，夜間和他們吃封齋飯，完全是馬來的風味，米飯，甜食，水果都有。

十日 聚禮初，晨禮後去參觀那著名的柔佛皇家寺，距寺約半里之遙該寺為現國王伊卜拉欣的父親艾卜伯索爾所建，竣工于一八九四年，而彼于此年毀於倫敦，該寺可容數千人禮拜，其建築之偉大寬暢，據稱為馬來亞第一，我國境內尚無與該寺可以媲美的禮拜寺。約九點鐘時，與哈三先生一同去他的辦事處，（柔佛政府）去拜訪各位部長，經過了叢林，就是法院，醫院，等機關，攀登小山直上，至尖頂上邊，有一偉大而漂亮的大樓，那就是柔佛政府所在地。麻雀雖小五

臟俱全會見教務都長 Dato Haji Abdul al-Rahman 氏年約六十歲左右，垂問中國政治情形，及回教情形極詳，并問南洋訪問團馬夫英，吳廷勳，馬達五諸君的近況，最後以互通消息相囑。

該房共十二層，建築費兩千萬元新幣。工尚未竣，就被日人佔領了。直到現在雖停戰一年了，因為英人的撒肘，一切都未上軌道，國王伊卜拉欣於年初赴倫敦談判，至今無結果，尚留在那裡。約十二時許由哈立德先生信同到船上，余以掘著「中國與回教」相贈，以表謝意，與哈君到新嘉坡參觀山喀甫學校，並訪該校教員愛大同學傑斯坦先生，該校為一初級宗教學校，學生約四百名，但是現置齋月未上課。此地馬來人不是經濟地位低落，教育更低落，在柔佛時，哈三先生曾說：「我們土著但却成為少數民族了。」中國人在南洋的經濟勢力，真是了不起，這個功邊要歸到當年三寶大監的開創之功。

在新嘉坡碼頭上許多日本俘虜在那裡工作，可憐得很。當日威風，今日安在。看日本在戰爭期間，其作戰計劃未曾失敗，又加他們的體格這樣的強健，如不是原子彈的威力，他們是不容易失敗的，現時他們雖身為俘虜作苦工，但是架子並不倒。聞德軍佔領了巴黎時中國公使館人員都逃走了，到和平以後才回去，而館中的陳列品如古玩等物，一切照舊，由此可知德軍之紀律，日德能稱雄於世，那有其原因在。

十一日 聚禮一，我們到新嘉坡已是一個禮拜了。但是船才開始下物，工人差不都是華，馬印人，但華人占多數。在華工中有一位十九歲的青年，跑來和我說話，滿口流利的國語，我從

說起的話中知道他是廣東新會人，曾在小學讀過書于他開始給我談起政治問題來，他說：「此地的伍總領事是個官僚，為小資本家，娶個美國華裔的姑娘，祇知享樂，對於僑胞的事，一點也不作。二美國對於中國是有野心的，將來最少要侵略了中國的經濟，看現在中國大部分都用的是美國的物品，不如趁早把他們趕出中國。三，中國豈談什麼民主，一切都操在國民黨手裏，一黨專政和抗戰前一樣，抗戰八年以來，老百姓的死亡損失不可以數計，完全是為國民黨爭天下，換句話說就是為極少數的資本家，而消滅國民的生命財力。至今還沒有走向民主。由于最近民主同盟的主幹李公僕聞一多之被國民黨的特務暗殺，更為明白。四，馬來亞之抗日工作，完全是由共產領袖來特君所領導，國民黨都是有錢人，早已乘飛機或輪船溜之大吉了。遂後他知道我回教人時，又講起中國回教問題來。他說：你們有五千萬人民為什麼不爭取政權呢？現在的政府是不是以平等來對待你們？各院，部長委員有你們回民幾席，為什麼你們不組織政黨呢？你們靠國民黨那是靠不住的。」

十二日 聚禮二，報載陶行知先生逝世，他是小先生制的創始者，他在一九三八年由歐洲返國時，道經開羅，在留埃同學的歡迎會席上他說「此次抗戰軍興後，我才知道中國的五千萬回民，站在政府的旗幟之下共同抗日，尤其是你們這般回教青年學生，盡了國際宣傳之責，將來中國之復興，和中國回教之發達，多賴諸位！」會畢共同唱義勇軍進行曲，及各種抗戰歌曲，最後大家呼口號而散。當我們在開羅車站送別他的時候

，他又領導着唱義軍進行曲，振動了全車站的人，最後他說：「以前中國人不張口，現在大家都張開口了，這是好現象」話到今日已八年多了，他已作了千古，但是他對於中國國民教育之功不小。

十三日 聚禮三，此次乘船關於飲食方面有許多不便，後來經交涉我們自己來作，但是習慣上又有諸多不便，例如作飯傢具，雖經先洗過，但總以為不淨。又如肉類之食用，雖然有經人宰的可以食，但是我們還不習慣。

此次印度尼西亞的革命非常的普遍，埃及有他們的學生七八十名，組織有印尼獨立會，會長名以斯瑪爾來，他們都是很熱誠而富於犧牲精神的，有一位名滿蘇爾者原來也是一個學生，後來在荷使館任秘書，居然退職參加印尼獨立會。在戰時荷方對於在埃印尼學生每人每月有八鎊津貼，當他們激烈宣傳反荷的時候，荷方警告他們，如不停止反荷運動，就要停止你們的津貼。他們答覆，我們情願不要津貼，決不能停止愛國運動，於是他們的津貼就停止，這點我們不能佩服他們的愛國熱情啊！這次在哥倫波新招三個燒煤的工人，到新嘉坡後，他們給我說，他們也是革命份子，而在外邊工作的。

十七日 聚禮一，為印尼共和國成立週年紀念日，此間回民舉行紀念，回教的店舖都閉了門戶，並開大會招待新聞記者。

這個東方新興的回教國家，擁有六千萬的回民，前途的苦難雖然還有，但是經過了這一年的奮鬥已克服了不少，現在還繼續的談判着。英美帝國主義幫助小於印尼十倍的荷帝國主義，用飛

機大砲來轟炸這弱小民族，企圖掌握其戰前的主權，印尼雖死亡慘重，但是始終沒有屈服，戰後的弱小民族的覺醒，給那歐美的侵略者的一個大的打擊。

下午，接當地「回教青年會」與「回教布道會」的聯合請帖，約我們全體同學十九日開齋。

十八日 聚禮二，新嘉坡居民約九十萬，中國人佔七十萬，這七十萬人中，不過有三、五個回教人，當地的回教人約計五六萬人，其中約有印回一萬人，他們出有一份報紙，其大部份來自東南印度，馬德拉斯一帶，他們的語言，和哥倫回民的語言一樣（塔米里）他們的這份報紙就是用塔文印成的，他們設立有「回教同盟」分會，並有小學數處。

其次就是阿拉伯人，人數不到兩千，都是來自阿拉伯南部哈德拉毛，該地因為貧瘠之故，所以他們富於向外發展的精神，在東非，印度，及南洋各地的阿拉伯人，差不多都是出於哈德拉毛。在新的阿人共分三族：山喀甫，軍德，喀甫。那著名的山喀甫禮拜寺與山喀甫小學校都是他創立的，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學生約三百名，並附設有山喀甫醫院一所。軍德人設立有中學校一所，附設小學，學生約二百名，現任校長卜伯克先生，出有一份月刊，是其公子主編，名「哈德拉毛之聲」，是阿拉伯文的。

此地的禮拜寺約有四五十所，最大的要算是皇家禮拜寺，規模宏大，雄壯可觀，能容二三千人禮拜。

十九日 聚禮三，我們四點鐘出發到皇家禮拜寺，叩禮後，該會派人來請，於是我們一同到

了一個飯館裡，那裡已有些人在等候着，並有幾位記者參加。六點三刻開齋，昏禮後就禮拜處，席地而坐，開始吃手抓飯，完全是阿拉伯式，飯後由佈道會長伊布拉欣歐瑪爾用阿語致歡迎詞：

「諸位兄弟！兩日前聽說諸位到了此地，今天我們簡單的來歡迎你們，諸位在愛資哈爾攻讀了八年之久，你們為宗教為求學的精神真使我們敬佩，將來中國回教的復興，端賴諸位之努力，並希望我們將來的連絡繼續增長。我們今天的歡迎會完全是根據回教弟兄的關係，祝你們一路平安幸福。」青年會長艾哈默德伊補拉欣因故未能出席，故由代表賽爾爾東祖拜爾致詞，賽氏為英國留學生，用馬來語講，由阿補杜拉翻譯，大意和前相同。繼由余用阿語致答詞（原詞列後）由阿先生翻譯。次由杜蘇之代表新譯同致詞，大意為：我代表新嘉坡同學向佈道會和青年會致謝，我們知道印度尼亞與馬來亞的回教弟兄們是富有民族感和宗教感的，當一九三四年和加尼牙子宣佈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時，首先接到的賀電，就是印度尼亞和馬來亞的弟兄拍去的……最後又有一位印度人代表致詞，繼由艾補伯克老者領導念祈禱詞而散會。（其詞很長，並且高聲朗誦）

我的答詞「色蘭！諸位弟兄們，我們是中國留埃學生，於一九三八年到達那裡，至今已八年多了，現在我們是在歸國途中，一行共有十三人，其中有四位是新疆的，其餘的有北平，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等省。今天蒙貴佈道會和青年會在這貴月（即齋月）裡歡迎我們，實深感謝，我今天趁這個好機會，要和諸位談談以下的幾

個問題：

(一) 我希望這次的聚會是我們將來互識互助的種子，團結必先互助，互助必先相識，因為古蘭經上說：「人類呀！我從男女上造你們，我使你們成爲種族，和支族，原爲使你們互相認識，在 眞主 之前後最貴者，爲最清廉者」(四九，一三)我們在相識以後進一步要互助，要團結，當我在開羅時候，常與馬來印尼印度諸同學談，創設遠東回教同盟，包括以上各國，及中國。馬來和印尼有七千萬回民，印度有一萬萬，中國有五千萬。那麼總和要佔全世界回民的三分之二強。進一步我們和阿拉伯同盟携手，而成立回教世界大同盟。古蘭云：「你們一齊抓着眞主的繩索！勿分散。」所以團結是我們最緊要的使命，團結才有力量。

(二) 我們很敬佩印度尼西亞弟兄們，爲他們的獨立自由而奮鬥，我們敬祈眞主慈憫那些陣亡將士們！我們祝禱他們勝利。我們在埃及時，常與印尼獨立會的同人們，共同來作工作，我們曾經爲它寫了不少的文章，在中國各大報紙上發表。

(三) 聞馬來亞弟兄們正在醞釀組織馬來亞同盟，祈 眞主便他們成功，而作我們遠東回教同盟的初步。阿拉伯同盟成立不過一年之久，但它對國家民族的供獻不小，無論是在政治，教育，經濟，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足見團結的好處。

最後要求 眞主以我們的奮鬥和團結的代價，使我們東方人達到獨立自由的地步！

二十日 聚禮四，船已決定於二十二日開赴

福州。下午一位熱心的回教弟兄，邀我們乘汽車遊覽全市。

二十一日 聚禮五，因爲明天開船，我借兩位新疆同學，到市場去買些水菓，那市場的商人，完全是華僑，他們認爲新疆同學是日本人，不但物價抬高，而還要說些不三不四的話，任憑我怎樣的辨證，他們終不相信。

由新嘉坡到香港

二十二日 午麻，早十時船已開動，上午兩旁列島粒粒在目，下午漸漸的看不見了。今日風平浪靜，惟傍晚小雨。

對外人講話時，常感覺到中國回教事業的建設太微了，簡直無法向外人來提，在教育方面我們雖有數千所私塾式的經學，不但是祇讀些舊東西，而且在教學方面也有許多缺點，新式的學校，就中學而論，不過十餘所而已，較諸中國的耶教則相差太遠了。他們的信徒全國祇有數百萬，但是單就他們所設立的中學而論，約有三百所。

在組織方面，我們雖有各地回協之設立，因種種關係，亦無顯著的成績可言。

在經濟建設方面，那更談不到，既無經濟機構之組織，而大多數教胞都是操作勤行，以食品營業爲生。「窮回回」之徽號已够形容其經濟地位了。

在學術文化方面，我們尚無這種機構的組織，尤其是研究方面的。一般教胞的知識程度太低，尙未感覺到這方面的需要。

將來回教的建設，應由教育方面着手，我們應先改良清真寺海里凡教育，普通教育，亦應使

其宗教化。小學教育應取一寺一校制，中學教育凡千戶以上之回民聚居處，應設立中學，尤其是職業學校，以當地回民的職爲對象，更應創設回民大學，並設立留學生獎助會。

社會方面，應在各清真寺內設立宣傳部，對外宣傳，對內應設各種訓練班和補習班，來啓發教胞的知識，來利用寺內的空房子。應請阿衡與各位有力的教胞來担任。

經濟方面，應設立回民銀行，並要在各地遍設小本借貸，以輔助和改善回民的職業，聖人說：「經濟優裕的人，強過多禮拜多封齋的人」(副功的齋拜)

應在各清真寺與其他的組織內，普遍的設立天課會，以作小本借貸的基金，應設職業介紹處，爲失學者找出路。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吾人當前之急務，莫如「回教事業之建設。」我們應具何教事業建設之決心，應有建設之毅力，將在數十年後，使吾國回民達到安居樂業，而無流離飢餓之苦，於此時才能安守教門，樂談學術與文化；這才是真正回教的教訓！兩世吉慶！今世是後的栽種之場！

二十三日 聚禮初，午後船始有擺動。

海里凡教育改良，應該利用其原有的人力和物力，採以下的辦法：學級可分初中與高中，各四年；初中的課程可以中阿各半，中文方面，應以小學五六年級的課程爲起碼。高中的課程則以初中的課程爲起碼。阿文方面，初中可用埃及教部審定之課程，高級則吾人自訂課程。

在五里或十里之內之海里凡，應在在一個適當的地點，集中上課。其功課由各方阿衡分別担

任，每年終有考試，由改良機關主持，統一全國考試。阿衡與海里凡的供養，都利用其原有的基礎，惟中文教員的薪金應由改良機關支付。

以國內回民的人數與其散佈的情形而論，可以成立四十個學校，就够供給全國教長。其中十所為高級，三十所為中級。茲列表於左：

高級：北平，南京，開封，西安，昆明，平涼，寧夏，蘭州，導河，西寧等處設立高級學校
中學：上海，安慶，漢口，成都，常德，桂林，廣州，西昌，瀋陽，天津，滄州，濟南，保定，鄭州，洛陽，承德，張家口，綏遠，同心城，化平，張家川，循化，青海等地設立初級學校。

這四十所學校，約可招生三千名，直接由改良會統轄其課程，統一其考試，在這高級部畢業後，可升入回民大學，神學院深造。

華

二十四日 聚禮一，夜晚十二點以後，忽起暴風又大雨，但是為時不久，天明雨也停了。

二十五日 聚禮二，終日船搖擺甚烈，下午六點時分，船長下令停船十五分鐘，因下部機件稍有損壞，以待修理，不久照舊開行了。

昔日陝籍知名阿衡洪禿子，被開封東大寺聘請開學。新的阿衡到任後，照例是要到各方去拜客的，於是社首去謁見阿衡問道：老人家！您的尊名告訴我們，以便去刻一個名片，為拜客使用。他老人家就答：我的名字！洪禿子嗎？

中國有許多阿衡，他們的生活，非常簡單，他們的精力都使用在宗教學術上面，可惜大多數的阿衡們不諳中文，又不能使用阿文來寫作，所以雖有些學者，對於某種學問有所專長，而很少

有形容於筆迹者。一旦他死去，他的學問也隨之而亡了。

普洱馬阿衡（馬壽清）原籍雲南普洱人，因而得名，彼嘗求學於陝西，而亦以陝西為其第二家鄉，阿衡不但是長於阿拉伯文，而對於中文亦頗有造詣。彼嘗設帳於開封善義堂，而其派頭之大，為歷代阿衡所不及，每日五時拜都令海里凡排班站隊，衣冠齊楚，而彼也衣長袍大褂。若外出時，輒以數輛轎車隨之。阿衡愛好理學，著一本理學書，名「麥耳業」，是以阿文寫的，專講真主相同萬物問題，有木刻本。

楊太恒阿衡（二楊阿衡）之大少爺，亦稱楊大少，聰慧過人，年十八歲即設帳講學，長於言談，善會談諧，河南各大清真寺皆爭聘之。阿衡歿於光緒年間。

二十六日 聚禮三，昨日天氣很熱，午後小風，今晨在船板寫日記，尚覺着有點冷。今日風平浪靖，但是船的擺動更烈。

由新嘉坡到福州，約一千九百米；福州至上海，約四百米大約今日可過西貢；但是因為離岸過遠，不易望見海岸。

王寶雲阿衡，安徽人也，嘗求學於陝西，學成後在河南各大寺開學，後在上海外國設帳。馬自成老師哈德成老人家與劉朗軒大阿衡等，皆其高足。阿衡學識超眾，脾氣甚傲，常於講學之際，駁批著者說：「著者不應如此說法！假使我知道著者的坟墓在那裏，我去拉起他！打他兩耳光。」又常說：「天上掉下的經咒爺們也能講！」這話固然看出他老人家的傲氣來，但是總比那一般盲從古人者高之一籌。阿衡歿於民國初年。

月華

第二十年

四——六月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月華報社編輯部

發行者：月華報社發行部

印刷者：月華報社印刷部

地址：北平東四南廿號

電話：(五)四二八八
(五)一三二九

定價：本期一角五分

航寄：另加一角